

氣壯山河之
淞滬血戰

劉一葉編

亞東圖書館印行

序

自從甲午之役，腐敗的清廷被日帝國主義擊敗以還，他們便認爲我中華民族是一個『好吃的果兒』，而潛萌其整個吞併的野心。『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這是田中奏摺之基本原則。數年來，日帝國主義之不斷以飛機大炮向我國舉行積極的進攻，完全是照着這一原則之自然發展的邏輯。

事變的推進已使田中奏摺的基本原則發展到第二階段，這就是說已然發展到征服整個支那的時候了！從九一八事變以迄於今日，日帝國主義之向我國漫無顧忌的進攻，是絲毫沒有放鬆過的。這其間，我們看到廣大人民遭受日帝國主義之屠殺與蹂躪，而且看見一大塊土地變了顏色。

然而這並沒有填滿日帝國主義的慾壑，橫蠻無理的進攻，依然是毫無止境的繼續；由東省而華北，由華北而東南繁盛區，且其毒虐所至，幾乎瀰漫了我們中國的整個！這當然是日帝國主

義蓄意整個吞滅我國之必然的演進，如果我們仍然如往昔一樣地採取『不抵抗主義』，那就止有張着眼睛看着國家民族的淪亡。

然而英勇的偉大的抗戰，終於在民族意識的醒覺中展開了！這其間，我們聽到了『從戰爭求生存』、『給打擊者以打擊』等偉大的壯烈的口號和呼聲。這，佈露了在民族意識醒覺下的民衆心理，更表現了一般民衆對於抗日的決心和勇氣，形成了怒吼狂呼的抗日高潮！於是，我們大可堅決地相信，我們已把握着了絕對勝利的鎖鑰！

固然，自戰局的展開至於今日，我們還沒有多大的勝利，但充分地阻礙了日帝國主義蓄意吞滅我國的野心之順利發展，總是鐵一般的事實。我們全要了解這一偉大民族抗戰之艱巨的工作，應該是長期的而不是暫時的，是澈底的而不是浮面的，是全面的而不是局部的。所以一時的勝利與失敗，還無關於大局。我們應該將最後勝利着眼於較遠的將來。

我們更須相信，在長期被日帝國主義壓迫與蹂躪的我國廣大民衆，內心裏早就燃燒着抗日的火焰，沸騰着抗日的熱血，則將一致起來擁護這一抗戰並將成爲抗戰的基石，當屬毫無疑義的事情。這樣，即使抗戰時期無止境的延長，抗戰區域無限制的擴大，我們都不會遭受任何的

困難；相反地，這實足以扼着敵人的咽喉，絞殺敵人的性命。

反過來分解一下敵人的真實內容，更足以鼓勵我們長期抗戰的勇氣和決心。由於軍需工業與一般工業發展之不平衡，敵人的國內早已隱伏下不可救藥的經濟危機；由於軍閥財閥間明爭暗鬥之尖銳與激烈，由於反法西斯浪潮之高漲，由於一般民衆厭戰心理之極端表現，都在敵人內部形成了無數的裂痕，且是無法彌補的裂痕。

同時整個世界的局勢，亦不利於日本軍閥；大抵除德意而外，各強無不痛恨日本軍閥之橫蠻，而巍然獨存之社會主義國家的蘇聯，由於牠所負的時代使命，對於我們這偉大的民族抗戰，也不願，實際也不容許牠永遠作消極的旁觀。那末，日帝國主義之整個趨於崩潰，毀滅，就在不遠的前面！而最後的勝利，也必然是屬於我們的。

至於我們編輯這本小冊子的動機，其目的是在使讀者們一方面知道前線的抗戰是如何的緊張，一方面了解抗敵戰士之愛國心理的表現，與夫他們的日常生活。當然，我們也感覺到這裏所收集的材料並不充分，然而我們自信在這些不充分的材料中，却相當地可以看出此次抗

戰發展過程的輪廓；同時一些戰士愛國心理的表現，也大抵可以代表一般的戰士心理。

因為後方民衆的日常生活及其活動，與前方戰事是有着密切的關係，所以我們於收集前方材料之餘，又相當地收集一點關於後方的材料。在這中間有一些悲慘的事件，頗足以使一般民衆警覺到敵人屠殺的對象不僅是前方的戰士，即使躲在後方的人們亦難倖免，因而了解到擁護抗戰之必要，更從而一致起來成爲抗戰中之主要的因素。

此外，我們在末尾附載着『一個外國婦人的同情聲』與『國際收容所』兩篇記載，這也許會使讀者們感到有些不倫不類吧？其實這是足以代表國際人士對於我們這次偉大抗戰之極端同情的一般心理的；而這種心理又大抵發源於人世間之真理與正義。這雖然對我們在實際並沒有什麼多大的作用，但至低限度，在精神上給予了我們莫大的聲援！實足以增厚我們保障前途勝利的信心。而錄之以餉讀者，大概也是『不無小補』的事吧？

一九三七，十二，編者。

目錄

(1) 圍攻日本司令部	一
(2) 佔領了愛國女校	三
(3) 奪回羅店進抵新輿	八
(4) 有意義的戰爭	一〇
(5) 忍痛療傷準備再上前線	一三
(6) 敵人完了	一九
(7) 五小時肉搏	二二
(8) 再設法殲滅他們	二四
(9) 一個本匠的抗戰	二六
(10) 勝利屬於我們	三三
(11) 一段壯烈的傳奇	三五
(12) 他一次毀滅敵人六輛坦克車	三五
(13) 前線怎麼樣?	三六
(14) 五十餘人殲敵五六百	四一
(15) 終於被我們衝進了戰壕	四三
(16) 飛將軍訪問記	四四
(17) 真實的勝利保證	五三
(18) 敵人所謂的總攻	五七
(19) 我們的建築物	六〇
(20) 槍砲聲中過「九一八」	六三

- (21) 戰神威脅下的上海之夜……………六
 (22) 南京路上的慘炸(一·二)……………六
 (23) 黃浦江上……………七
 (一) 夜色中的敵艦……………七三
 (二) 戰雲瀾漫的黃浦江……………七五
 (三) 從皋澀口外歸來……………七八
 (四) 浦江十里巡視記……………八〇
 (24) 浩劫中的虹口(一·二·三)……………八三
 (25) 戰神威脅下的上海街頭……………九一
 (一) 蘇州河沿岸……………九二
 (二) 從洋涇浜到白渡橋……………九四
 (三) 十字街頭……………九六
 (26) 燬滅了的吳淞……………九
 (27) 滬西新劫……………一〇一
 (28) 龍華古剎的毀滅……………一〇四
 (29) 一萬多逃難的人……………一〇六
 (30) 敵機轟炸下的田野生活……………一〇九
 (31) 僧侶救護隊……………一一四
 (32) 電影院與高等華人……………一一八
 (33) 上海戰爭中的生活問題……………一二三
 (34) 一個外國婦人的同情聲……………一二三
 (35) 國際收容所……………一二六

氣壯山河之淞滬血戰

一 圍攻日本司令部

這是個從前線掛彩回來的戰士對時事新報記者的談話；即從這段談話當中我們看見了當日圍攻日本司令部而向敵人作英勇進攻之一幅壯烈的圖畫，同時更可看到我們前線抗敵的弟兄們是具着如何慷慨激昂的情緒與夫不惜犧牲的精神，無疑的，這是民族意識醒覺之所致，這裏我們便有了保障勝利的前途了。

在後方一個救護醫院裏，和一位圍攻日本海軍司令部掛彩回來的戰士談着奮勇殺敵的光榮史。他是××師的步兵，是個壯健的中年漢子，光光的頭，黑黑的臉，英氣勃勃地。他在圍攻日本司令部時掛了彩，輕機關槍的子彈鑽進了他的右臂膊，還停留在裏面，沒有鉗出來。他的傷不重，所以能夠談天，不過聲音不洪亮，只是那麼沉着，有力的；他躺在帆布床上，那床是擺在有許多床的一間明亮的屋子裏，他的前後左右都是床，都躺着掛彩的兄弟們。



雖然事先已經看過護小姐的通知，可是他仍表示不能談話，經過記者一番解釋後，他就很爽直的談話了：

「我是在圍攻日本司令部時受的傷。那時我軍用大包圍將日本司令部團團圍住，日兵向日本司令部退下去，逃進裏面不敢出來，先是用輕機關槍向我軍射擊，這時我軍已逼進司令部，只有十餘公尺的距離，已到短兵相接的時候，弟兄們都用步槍和槍上的刺刀去殺敵兵，在日本司令部外，經我們殺了不少。啊！那時兄弟們都興奮極了，熱血在咱們的腔子裏沸騰着，民族復興燦爛的光華，在咱們頭上照耀着，心裏顛活躍着，引導着咱們前進！咱們衝上去，殺死敵人，雖然敵方的子彈雨點樣射過來，但，咱們仍往前衝，一個兄弟倒下去了，第二個，第三個……但，咱們不管，仍是向前衝，咱做肉彈子去和鋼鐵的子彈去拚。呼呼，呼，呼，子彈在頭上飛過去，耳朵邊擦過去，咱們仍是衝，除了衝向前去，殺退敵人外，沒有第二條路。好多痛快，敵兵一個個在咱們的槍下刺刀下死豬樣的倒下來了，餘下的只是往日本司令部裏躲進去。看那日本鬼子那種怕死的膿包的樣子，咱心裏又痛快又好笑；他媽的，那樣怕死可別上戰場，乾脆的躲在媽媽懷中吃奶去。哈！這次作戰，日兵死了好幾千！」

「後來敵軍死守司令部不敢出來，只是用輕機關槍向我軍射擊，您知道那敵人築的日
本司令部是多堅固，好像老鼠進了洞，貓有天大的本領也不能鑽進老鼠洞裏去。這樣的相持一
小時，那敵兵的子彈打斷了哨槍上的刺刀，馬上鑽進了右臂膊，現在還停留在裏面，沒有出來。

「這次作戰，兄弟們都勇敢極了，士氣很旺。還有一點，不管是司令官，師長，旅長，團長，連長，誰
都身先士卒，到前線去指揮和作戰；長官都那麼做了，兄弟們當然是更勇敢了！咱們都有決死的
心，那些敵兵可真沒用，沒有作戰先怕起來了，看見打死了幾個他們的兵，馬上就寒心了，只是往
後退，和咱們兄弟那種勇敢的精神一比較，誰都知道勝利是屬於我們的！」

「在後方的老百姓不必擔心，不要害怕，應該快樂，更應該鎮靜，努力於後援工作和救護工
作，把前方所需要的物品如麻袋，鋼絲，通訊器械，腳踏車，汽油，糧食，紗布，藥棉等儘量的捐助。這不
但盡了國民的責任，咱們兄弟也很感激的啊！」（八月二十日時事新報午刊）

二 佔領了愛國女校

愛國女校的佔領，在軍事上是一件非常重要的收穫，這是值得我們歡欣鼓舞的事；然而，不幸的是

同時却犧牲了我們一個身先士卒的黃梅興旅長。因此我們於慶幸之餘，又感到無邊的傷悼。不過，爲民族而犧牲，本是人民的天職，如果我們人人都能以黃旅長那樣壯烈的精神爲法則，而繼續不斷地與敵人相周旋，以完成抗敵的責任，以作我們追悼他的紀念，那末，黃旅長死而有知，也應該含笑於九原的。

死！爲國家而死是光榮的！

可是八十八師二十六旅旅長黃梅興的死，不死在和敵人的搏鬥中，却死在打退敵人，完成了一段勝利以後，怎能不叫我們悲痛，悼惜？

昨天，曹聚仁先生的從戰地歸來中，已約略提到過他，這裏，記者更願以萬分崇敬的心情，再較詳細地來追述一下黃旅長殉國的經過。

「黃旅長是八十八師的一員虎將！這是八十八師師長孫元良氏親口感傷地對記者說的話。真的，我們不需找別的旁證，「一二八」的時候，黃旅長還是八十八師的團長，兼任副旅長，廟行之戰，每次他總是站在士兵的前面，有誰比他更勇敢呢？士兵們一看到黃氏健強的體格，他們就會肅然地起一種敬愛之感。有好幾次，都因黃氏的那嘹亮的喊殺聲，使士兵重振起疲乏的

精神，把敵人擊得紛散。

這次重來上海，據士兵們談，他的歡喜情緒，是更達頂點了。他的年齡，雖已有四十一歲，但興奮的時候，却依舊跟年青人一樣。他拍着弟兄們的肩膀：

「弟兄們，讓我們高興起來，我們要爲「一二八」時殉國的許多弟兄復仇，不要留情，我們要把敵人殺一個痛快！」

十四日殉國的早上，他還興高彩烈的去謁見孫師長，請示機宜。那時，有人告訴他，駐紮在愛國女校的敵人很多，進攻時得仔細一點。但他的回答，却像鐵一般堅硬，直使告訴他的人感到羞慚。他說：「別怕，我們有的是鋼鐵一般的爲保衛祖國而死的決心，敵人雖多，但他們是爲日本少數黷武的軍閥而戰，他們的心，是不會像我們這麼堅的。」

當天的下午，他就親自帶領了約一連左右的弟兄，浩浩蕩蕩的殺向了愛國女校。自然，敵人是不會束手就擒的，於是雙方便開始了猛烈的搏鬥。

敵人的大砲儘管密集地向我軍陣線進攻，可是子彈阻止不了弟兄們殺敵的決心。在我方砲火的還擊中，不一刻，我們的弟兄就衝破了敵人的陣線，把愛國女校像桶箍般圍了起來。敵人

的大砲，既失了效用，接着他們就實行用機關槍向我們掃射了。這一刻，我們的弟兄，可真死傷了不少。所有弟兄，迫於敵人踞高臨下的猛烈的槍火射擊，暫時就只有停止了向前，一齊伏倒在地。上。

時間一刻一刻的過去，敵人無限止的槍砲還是在弟兄們的頭上呼呼怪叫着，弟兄們就漸漸不耐起來了，這當兒，在東角上，突然有一個嘹亮的聲音響了過來：

「衝呀！弟兄們，敵人已在開始向西逃跑了！」

弟兄們很熟知，這是黃旅長的聲音，接着他們又聽見黃旅長拍的一槍，首先站了起來，於是所有的弟兄們便都同時怒吼了起來：

「殺啊！」聲音宏大得有似一個巨潮，立刻透過原野，響澈了天空。

敵人開始發抖了，機槍的掃射，比先前更厲害了十倍。弟兄們有一個倒地，便有一個繼上，這樣，很快，很快，就衝近了愛國女校的校門。敵人畏縮成了一團無用的豬仔，都棄着槍械沒命地各自奔跑了。

三分鐘以後，我軍就完全克服了愛國女校。敵人的屍首，到處堆得像高墩，我們的弟兄，却個

個笑開了嘴：

「萬歲！中華民國萬歲！」

然而，不幸便在此一刻降臨到了我們黃旅長的身上，他用了非常愉悅的聲調，拿起軍用電話向師部報告：

『我軍現在已完全佔領了愛國女校了！』

可是，正當他放下聽筒，想轉身對弟兄們致愉快的演詞時，從遙遠的敵方飛來了一個大砲彈，我們的黃旅長，便這樣壯烈地犧牲了！

所有的弟兄，都忍不住淌下了淚來。他們哭他們喪失了一個英勇的領導，他們哭他們早夕相共的旅長，被敵人在不防備時致了命！

讀者諸君！寫到這裏，我不忍再往下寫了，眼淚已充塞了我的眼眶，有什麼會比喪失這樣一位英勇戰士更悲傷，更悼惜，更憤恨呢？

爲國家而死是光榮的，可是無論如何，黃旅長總不該讓他死在這時候呀！（八月二十二日

大晚報）

三 奪回羅店進抵新興

這真，從某營長的口裏，我們又得到了收回羅店，進抵新興之可喜的消息。不過他同時又說：「這次

羅店戰役最使人痛心的，便是漢好的活躍……爲了我們……是長期的抗戰，這一種喪心病狂的

漢奸，以及準漢奸，實有嚴密搜懲的必要。」這確實是「最使人痛心的。」確實應該「嚴密搜懲」

以掃除抗戰的障礙。

羅店敵軍殲滅在即，但過去數日來羅店戰情之激烈，允推淞滬抗戰開始以來最光榮之一頁。我士兵三日未遑飲食，肉搏一天兩晚，卒將敵軍逼退，保全此軍事要衝。本報記者昨赴羅店前線，晤見在該方面擔任最前線之□□軍□□營營長□□□，談戰况甚詳。茲詳錄如下：

據那一位英勇抗戰的營長說，羅店鎮上已火光燭天，這是遭敵機投擲燃燒巨彈，及鎮上漢奸縱火所致。敵軍約有三聯隊之衆，已乘隙蜂擁而來，羅店鎮確是曾遭敵軍一度佔領過的。他們這一部先頭部隊，在敵軍飛機擲彈威脅下，已循公路到達羅店，喘息未定，即奉命進攻，人數雖少，但士兵均抱必死決心，莫不以一當十。敵軍雖有飛機大砲，但該時已陷入肉搏戰，故無所施其技，

而我軍衝鋒陷陣之猛烈，又得未曾有，敵軍雖衆，至此已顯示不支。

這衝鋒陷陣的肉搏戰，自廿三日起，接連至廿六日止，我軍絲毫未有休息，甚至連吃飯的時間都沒有。而且在羅店鄉間，居民既已大部遷避，羅店鎮上又遭漢奸焚毀，所以即使要造飯，在那種狀況之下，也無法可造。但是我軍經此壯烈犧牲，羅店鎮遂遭我軍奪回，而且截至廿六日止，我軍且已越月浦而進抵新興，那裏距海口僅數里之遙，敵軍損失奇重，漸向海灘潰退，在作戰的效果上，已獲得極大的收穫。說到這裏，那位營長異常興奮，他又簡單地爲記者解釋了羅店的形勢。

此後我們的談話，又轉到敵人的飛機。據說，一般人都怕飛機投炸彈，但是他們軍隊對敵人的飛機簡直不當一回事。

這次羅店戰役，最使人痛心的，便是漢奸的活躍。譬如事前羅店鎮的縱火，而在激戰的時候，又用一種使人痛恨的方法，施放信號，作敵軍的射擊的目標。並且他們還沿途散佈謠言，擾亂人心。爲了我們的戰爭是黏性戰，是長時期的抗戰，這一種喪心病狂，足爲長期抗戰障礙的漢奸，以及準漢奸，實有嚴密搜懲的必要。

最後，當記者快要回來的時候，他們鄭重的告訴我，羅店方面的戰爭，我軍有了極嚴密的配

備，是在着着逼進之中，殘敵的肅清，確是旦夕可得。希望上海的民衆，不必驚恐，在作戰上，我軍是有極大的把握的。

數晝夜的肉搏血戰，士兵數晝夜的未遑飲食，在極艱危的形勢下，我們的軍隊始終擊退敵軍，這一個壯烈的戰役，無疑地，是民族抗戰史上最光榮的一頁。（八月二十八日，大晚報）

四 有意義的戰爭

此次抗日戰爭之具有無上的意義，應該是舉國人民都懂得的了，加之這話是正從前方抗敵健兒之口裏吐出，更可從這中間測驗出我們的抗敵情緒是高涨到如何程度。

在這樣風雲緊急的時候，沿海旅行，觸景生情，容易聯想到明代的倭寇舊事。日本帝國主義並無別種花樣，不過是倭寇的成分加上一點資本主義成分。中國沿海，北自天津，威海衛，南至川沙，南匯，海甯，鎮海，溫州，以迄福建的泉州，漳州，老式的海防，皆與倭寇內侵事件有關。倭寇有一特性，那就是海盜的特性，飄忽往來，乘機登陸。明洪武二十年，派周德興到福建觀察形勢，遷移了許多衛所，民戶三丁抽一，以充戍卒，築城十六座，增戍卒一萬五千人；又派湯和視察浙江，整飭海防，

築五十九城，民戶四丁抽一，增戍五萬八千七百人，皆針對飄忽無定的海盜而設策。現在沿海設防，內地各省，皆調精兵來抗強敵，亦與明代抗禦倭寇情形約略相同，不過現在抗敵陣線比那時整齊得多就是了。

記者剛從沿海某要塞歸來，在那裏時，晚間偶訪軍中中級軍官某君；他係溫州人，征戰贛湘川鄂豫陝諸省，足跡半天下；他知識很豐富，愛國之念又切，因此感慨很深。他說：「一個人，他的頭腦無論怎樣簡單，他總要想一想究竟爲什麼？每個兵士，他總要有一個神話鼓舞他，纔能起勁起來。有一回，大雪天，我們挨凍挨餓，渡過烏江，在貴州的山陵中踏雪而行，每天只走八里。有幾個朋友，忽然問起究竟爲什麼？他的神話破滅了，他們就苦悶得活不下去。現在從天涯海角，跋涉高山大澤而來，你看，那一個兵士不爲一種熱情所鼓舞，高高興興向前去？他們已經想過，這回做得頂有意思，所以他們能這樣高興。」我就告訴他以北方民衆歡迎中央軍北上的情形，多少帶隊的軍官，曾經爲民衆的歡喜之淚所感動，只怕自己不得壯烈就義以答民衆的熱情。所謂軍隊與民衆打成一片，武力爲民衆的武力，都不是紙上文字所能做得，抗敵救國，則軍人的呼吸和民衆的呼吸自然相通了。某君和記者步月南行，在小溪邊站了一回。某君說：「你知道軍隊中有所謂開

小差嗎？（開小差就是小兵得機會溜走了的隱語）無論那回作戰，總有開小差的，這回却發見了奇蹟，幾乎可以說沒有一個開小差的。古人云：「死有重於泰山者，」爲國而死，人人都希冀這重於泰山的光榮之死呢！記者聽了他的話，自然而然變成了十二分的樂觀。

誰知到了嘉興，却爲另一黑影所掩襲，又有點悲觀起來。我在杭州時，公私方面，曾知道一件新近破獲的大漢奸案，所牽涉各方重要人物有五十餘人之多，而嘉興民國日報又刊載松江所破獲的百餘人的大漢奸案，使我們不能不寒心於沿海大小城市所埋伏鬼賊之多。嘉興友人也告訴我：嘉興一部分重要人物，很多有漢奸嫌疑。此與南京來客所傳黃秋岳身爲漢奸巨魁，同爲駭人聽聞的惡訊。街坊間所傳漢奸理論，皆爲中國抗日必敗論家，他們既很聰明，也許太聰明了，所以預先賣國，向敵通款，以爲亡國後進身之地。我忽想起明代倭寇猖獗時，浙閩大姓及官府，都替倭寇做「西道主」，祇要消弭海患，大姓和官府相結，非排擠其人不可。到了後來，真倭只有十分之三，假倭倒有十分之七。現在的事，也正大部分相同，各地方的土豪劣紳，也許都在準備做假倭呢。報載「漢奸如毛，」如毛二字，還不能形容漢奸之多，實在可怕得很！軍事某當局，他說了一句非常沉痛的話：「從前我以爲漢奸不知愛國，是知識問題，有了知識，就不會做漢奸了。現在我

才知道想錯了，有了知識，還是會做漢奸，因為他只有個人利己的觀念。」

現在是熱血的光榮之手和黑暗的魔手肉搏的時候，敵人所持以勝我的不在其新式軍器及士兵，而在其鬼蜮萬狀的間諜，我們該懂得組織民衆的迫切需要了。（八月二十八日大晚報）

五 忍痛療傷準備再上火線

這似乎是一段不甚精彩的談話，但我們也可以從其中透視出抗敵健兒的心理，「忍痛療傷，準備再上火線，」這是多麼壯烈的詞兒！如果能人人如此，便「東洋鬼子不足畏也」了！

彷彿上了一層油膩的臉上，精神煥發地閃着亮光。鑲着一顆金牙的嘴巴，老是石榴似地咧開着那一嘴潔白，尤其顯出膚色的憔悴。他的頭上緊緊地纏着一塊白布，一雙受着重傷的腳上，却蓋着一層薄薄的被單。

「請坐，請坐。」一見我走近他的身邊，他就掙扎着支撐起來，微笑着老是點頭。床舖格格吱吱地震響着，似乎是在代替這位倔強的老戰士發出呻吟的聲音。

「辛苦了，辛苦你們了。」他不斷地這樣說着，一邊連忙遞烟和倒茶。

「辛苦的是你們弟兄。」我帶着幾分差報的說，「你們才值得人們的尊敬！」

爲了談話的方便，我就坐在他的身邊。他因爲想把腳挪開一點，一不留神，竟觸着鐵床的邊沿，痛得他不自禁地縮了一下身體。

「很痛吧？」我很想撫摸一下他那雙受傷的腳，可是他連忙阻止了我：「不要揭開被頭，有一股臭氣難聞哩！」接着他又笑着說：「在醫院裏總算舒服，有吃有住，有喝有睡，在砲火中却什麼都談不到，睡三四個鐘頭已經算是最大的運氣了。敵人別的都行，砲火却着實厲害！他們最怕我們夜襲……」

原是憔悴的油臉，與奮得漸漸地紫紅起來，金牙閃耀着，他意味深長地凝視着從窗口射進來的日光，以及來來往往的，在走廊上和病房中忙碌着的男女看護；他的鼻子翕張着，他的胸脯起伏着，彷彿是在盡情地呼吸着充滿着病房的藥氣。他陷入了沈思。

「我是報館的記者。」忽然我想起介紹自己，「可是我並不是來採訪消息，却只想知道一點諸位同志的生活和勇敢犧牲的故事，因爲這不但是很有價值的紀念，而且很可以鼓勵後方

的民衆。」

我遞給他一張卡片和一份當天出的報紙，他很高興的說：「我也很喜歡文學，可惜沒有人指導，我寫不來文章。」

「不要客氣！」看到他那一臉誠懇的笑容，我不覺叫着說：「你們生活經驗很豐富，寫出來一定更能動人。」

這時一位女看護走近他的身邊，抬起他的頭，要替他量溫度，但他很溫柔的止住了她，笑着說：「慢點，讓我和這位先生講完話再量，請你等放再來吧。」一邊他就回頭對我說：「其實量什麼溫度？我覺得已經好了很多，一點點痛不妨礙，過幾天就可再上火線了。」

「但願如此。」我輕輕地回答了一聲。

「我很高興，在砲火中沉默已久，但在這兒我倒很希望能夠多說幾句話……」他停頓了一會，用眼光探索着我。

「我很願意聽。不知道同志是那一年進軍隊的？」

「好吧，讓我告訴你我的出身。我是四川重慶人，進過兩年師範學校，二十二年考進中央軍」

校，洛陽分校的軍官訓練班……」

沒有說完話，他又翻起身從枕頭底下的什麼袋袋裏掏出了一個軍官分校的學生證，給我看。看了他那學生時代的英俊的姿態。

「我們那邊很偏僻，如果從上海回家，那一定得打香港、安南和雲南這些地方繞一個圈子。那邊文化真是低極了，可是我也受過一點新思潮，我愛好文藝，可惜我看書很少，很淺薄，軍隊生活又枯燥呆板，我不會寫文章。」

他的眉目間都顯露着坦白誠懇的表情，他的雙手按着胸部，彷彿從那里馬上要橫溢出蘊藏已久的熱情。他告訴我知識不夠的痛苦，他希望文化的種子能夠馬上傳佈到軍隊中去——尤其是駐紮在鄉下的軍隊中去。

「一般人都說軍人有力量，這固然不錯，可是軍人有知識，那才是真正的力量！」

我告訴了一點關於下層文化運動的情形，使他十分的感動。

「這些我連聽也沒有聽到過，可是，」他忽然又轉了話頭，看了一眼周圍，笑着說，「這些話過於枯燥，你們懂得比我多，我不如說一點我受傷的經過。我是在進攻××女學的時候受傷的，

傷在我的右腳上，敵人的開花彈……」

「那末一定很痛吧？」

「還好——」他一面說，一面輕聲地笑着，可是在他的笑聲和笑容中，我都可以感到他那咬牙切齒的，抵抗痛苦的掙扎。

「在醫院裏挨痛，算得了什麼？你說要聽我們的英勇故事，其實這在我們也是家常便飯，不犧牲怎麼得到自由？記得我們從××中學渡一條小河到××女學的時候，在半途竟被敵人所發現，於是馬上在大炮和機關槍的掃射中犧牲了我們的一排弟兄。我指揮着弟兄前進，首先衝上了岸，」他說到這兒頓了一下，看了一下登在我們報紙上的一首「慰勞歌」，帶點兒俏皮的口吻說，「因此才受了極名譽的傷。」

這時看護又來了，還來了醫生，他們是來替他敷藥的。當他一看見他們的時候，他就硬要我別過頭去：

「看不得，看不得，你會嚇壞的。」

我聽了他的話，裝着去和旁的兵士談話的樣子，把背向着他。但我却還偷偷的看到他的兩

手緊握着鐵床的背，閉着眼，咬着牙齒，兩個看護扶着他的頭脚。紅色的藥水一滴進他那深入骨髓的，血紅的傷處，他就痛苦得顫抖一下。汗水滲遍了他的臉孔，那層油膩彷彿發光得更厲害了。

我忍耐不住地朝轉臉來問他：

「我看你很痛苦呢。」

「不，還好。」

「我看到的，你真是倔強，如果是別人，怕早已忍受不住了。」

他笑着點了點頭，態度顯得異常的沉着，鎮定。

我一直坐到天黑，雖是初次見面，却已如多年的故交，如果不是看護婦一再提醒，說他需要休息和飲食，我也許還不會走。在臨走的時候，我才記起我還沒有知道他的姓名，可是不願問他，却看了看掛在病床旁邊的牌號……呵！我將永遠記到這個神聖的，英勇的，可敬可愛的名字：

□□□……（八月卅一日大晚報）

六 敵人完了

「敵人完了，」這是一個戰友的雄壯的呼聲，如果我們堅持到底，便不怕沒有「敵人完了」的一天。但這並不是說只要我們袖手旁觀地期待前方抗敵健兒的勝利消息便算完事，這於我們民眾也有責任，我們應該從速起來與前方健兒配合着以完成抗敵的任務。

昨日，記者到達羅店那一瞬間，要算最近一週間前線最平靜無事的一瞬間。羅店方面的敵人，已經我軍幾次痛擊，退到長江邊上盛家橋月橋那一帶去待援；而我軍以激烈決戰之餘，陣亡的受傷的正待救護隊去料理，在火一般猛烈的日光下，暫時平靜下來。

當記者動身的時候，上海市市場上正流布許多傳信傳疑的謠言。記者從某方面知道羅店前線，我軍佔絕對優勢，決計到羅店去冒一次險，讓造謠的可以閉着他們的嘴巴。一路車不停輪，走了許多大路，灣了許多小路，嚶嚶的蒼蠅伴着我前進。蒼蠅之多，使我想起甲子的內戰，那回戰場也在黃渡，嘉定，瀏河，寶山之間，瘡痍蔽野，蒼蠅特多，現在戰場依舊，而戰士流血之意義不同，蒼蠅之嚶嚶，蓋亦贊嘆國殤，致無上敬意者。

血染的戰場，畫家的彩筆繪不盡那濃烈的色彩，音樂家的符鍵彈不起那悲壯的嘶喊，死硬的文字，算了罷，寫不出那以生命結成陣線的振撼力。我只想我應該跪在戰壕邊上，吻遍每個戰士的腳，表示我心頭的感激。遠遠看去，離開羅店還有二三百米之遠，救護車一輛一輛駛回來，傷兵所奏出的呻吟曲，那是咬緊牙根所發的呻吟，只是忍耐，並非感傷，我們知道戰場近了。駕自行車的朋友停止他的車子了，他說：『不能再前進了吧！』我也本能地說：『不必再前進了！』由於那朋友的招呼，我們走近那作戰的壕溝，傷亡的戰士，這邊那邊都可以看見，也只有嚶嚶的蒼蠅在憑吊他們。受了重傷的還留着最後喘息，不時搖動着，他們要做完了他們的責任。壕溝中的戰士，熱視我們，沉默着不說什麼；他們該看見我們眼中所包涵着的感激之淚！

『敵人完了！』一個廣東口音的戰友用沉着的話對我們說。他說他於五年前在八字橋邊對這些敵人送過禮物的，這回又趕上這邊來送他們下海。他說：『我以為在松潘風雪山嶺中了却殘生了，皇天保佑我，讓我們的熱血再流在東南舊戰場上，我們真是多麼幸福呀！』我們看看他，眼前浮起了那大箬帽的白影子。他指點前面那一片破牆殘壁的去處是羅店，那是敵人砲火的成績；但是我們的戰士，兀然不動守在那兒！

「傷兵，」「死屍，」「瓦礫場，」這是我們在一條曲線上所攝取的印象，我們不忍想那血染的戰場（八月卅日大晚報）

七 五小時肉搏

這裏我們可以看出敵人的兇殘，但同時也可以看出我們前方健兒之奮鬥精神，如「肉搏五小時，」「三天三夜不飲不食的壯舉」等。對這樣的壯舉，正如記者所說的一樣：「我們都應該肅然起敬。」

是一個特別天氣的午後，新秋的氣候，正隨着我們的抗戰運動而呈露出九十度以上的熱意。記者在當晚六點鐘，遙望羅店道上前去。羅店，這個怪熟的名詞，非但上海人士十分熟稔，全國人以至全世界人士也大半知道的了。

天，真是像同情我們抗戰的惟一良友。前幾時月望，也許對我撲敵有所不利。照今晚（二十日）情勢，東北角上一朵烏雲籠罩上每個人的頭頂後，對於總攻令已下的我各路殲敵大軍，在地理情勢十分純熟的環境中，是萬萬分有利的。反過來講，即使敵人來犯我，在「昏天黑地」

中，也是進退失據的。有這麼一個絕好機緣，我們健兒的活躍是意料中事。中山路頭檢查過派司，是『半城半郭』的農村了。半斜着月鉤在樹梢，在雲霄上透露出曙光，象徵着不久的現在，我們便可得到光明了。螢火蟲在田野裏閃動着星光，象徵着我們的國家民族，在此星光下，正努力爲『和平』爲『自由』而奮鬥呢！

一過大場，槍聲和迫擊砲聲已像聯珠砲般在響着。東一處碎碎！西一處砰砰！轟轟的聲音，不斷和螢火的光彩交織着。劉行，這偏僻的地方格外幽野而含有醉意，雞犬不聞吠鳴。動的儘是我們的紅十字會救護隊。越過劉行，已是楊行了，那裏是離開羅店鎮，火線最近的地方了。我們靜的在一處較安靜的地方，看我們的衛國英雄，作保衛全民族之戰，隱隱的刀光劍影，在火星中出現。羅店最近是一度被敵人的鐵騎蹂躪過，經我們收復了的。今天的中午，爲了戰略關係，我軍又經過五小時的肉搏而略向後退。在大隊援軍到來後，我軍又再把敵騎趕出了羅店鎮，而逐他們到徐涇（小澗河）以北去了。頑敵總是頑敵，我南西北三路軍在大包圍形勢上，絕對『不輕敵』也絕對『不怕敵』，經過早晨九點鐘到下午五點鐘的斷續衝擊，敵人想再侵羅店，做夢也不必想了。

敵人的計劃，是北路溝通、濁河、敵艦根據地，以擾我陸上守軍；東路聯絡張華浜、吳淞口、獅子林、炮台灣業經上岸的殘敵，想威脅我東路虹口區的守軍；但在我密密層層的大軍防禦下，這夢想結果終究是一個夢，而不會實現的。

我們全國的人民，對於羅店我軍的「忠勇作戰和壯烈犧牲」是應該致無上的敬禮的。你看羅店染滿我們抗戰志士的血，比八月十三日以來各路的抗戰之血要多，守軍的三天三夜不飲不食的壯舉，××師××團的全團三小時堅苦支撐的局面，我們都應該肅然起敬！

對於長途跋涉的生力軍，我們又深表敬意。他們一聽見動員殺敵，一個個精神抖擻，一些不感着疲勞，在應援途中，在在計畫各出智謀，殲此頑敵！

對於為國受傷，為保衛國土的細胞（羅店）而受創傷的衛士，在後方的民衆，希望立刻大量的救護！我們不忍坐視他們徒步艱苦的負創而返，我們也希望不必依賴邊區的租界（紅十字會、龐京周醫師語）作為救護看視之地，我們要護送他們到真正的後方去！

每個有力氣的青年男女，希望趕快加入擔架急救隊，事實上十分需要，只要組織健全，當局終有容納的一天。現在，是立刻籌備的時期了！這裏附帶提起，紅十字會第一急救大隊隊長影星

錢海倫和他的夫人王海璐女士，夫唱婦隨在幹着擔架救護工作，是我們國家中堅青年人的好模範！（八月卅一日新聞夜報）

八 再設法殲滅他們

戰爭是繼續不斷地發展着。從這幾日吳淞血戰的記載上看來，我們固然「竟犧牲了不少」的弟兄，但同時「我軍就完全擊退了他們。」「完全擊退了他們。」在這裏雖然僅僅指局部而言，但整個地辦到也並非難事，我們期待着這一目的的完全達到。

「問我受傷的經過嗎？其實，這點兒輕傷算得什麼？保衛國家，是我們軍人的天職呀！」

「你聽了不會感到厭倦嗎？也好，我們不妨簡約地來談一談。不過，那怕是十分乏味的吧。」

「到二十日的晚上，情勢就驟然緊張起來。敵人因為在虹口一帶軍事失利，陷入了重重的包圍，自然，突圍是他們唯一的辦法，因此在蘊藻浜、張華浜一帶，他們就用大砲飛機作掩護，隊伍密結地向岸上衝來了，這樣，我的防地，也就受到了極大的威脅。」

「二十一日到二十二日，我所率領的弟兄，和數倍於我們的敵人會苦鬥了整整三十多個

小時。三十多個小時，是多麼長的一個時間呵！沒有東西吃，也沒有東西喝，眼見弟兄們一個一個的壯烈地犧牲去，但這是爲國家呀，除了不惜一切地和敵人拚命以外，還有什麼更妥善的辦法呢？因此，始終我們還是支持了下來。

「二十三日下午，敵人因爲屢攻不逞，情勢稍見緩和。蘊藻濱的那條橋上，我們的弟兄是死得很多的，幾次我們想衝過橋去，想幫助他們擊退敵人，但幾次都爲敵人密集的機關槍止住了。有一次，我們已幾乎快衝過橋了，但無恥的敵人，却在橋的南端放火燒了起來，真悲壯呵！那一剎，我們的弟兄，前仆後繼，竟犧牲了不少哩！

「但當我進抵××時，敵人似已發覺，分了一隊兵士向我這邊迎擊過來了，我們便在××展開了劇烈的搏鬥，而我也就在這當兒掛彩啦！

「我的頭，剛想抬起來，敵人的一顆子彈就洞穿了我的軍帽。那時，幸喜我的神志還十分鎮定，我知道我所躡着的地方，已成了敵人攻擊的目標，就把身子向右移了過去。那裏是一簇蘆葦，起初我以爲蘆葦中一定還有土墩，所以沒有伏下去。可是立刻我看清了，於是就迅速的躲了進去。剛伏倒，轟！一顆子彈就飛來洞穿了我這右臂。但這時我是負有重任的，我不能退，所以在忍痛

之餘，依舊一聲不響的伏着。

「敵人愈迫愈近了，顯然這是肉搏的時候了，我便硬撐起身子來發了衝鋒令，這樣，大地便立刻捲起了狂濤，弟兄們個個都奮勇爭先的站起衝了過去，喊殺聲響徹了雲霄，塵烟也瀰漫了四週……敵人究竟都是些被軍閥迫着來作戰的呀！所以喊聲起處，他們就都腳踏地各自逃命了。不到十分鐘，我軍就完全擊退了他們。」

「以後，由勤務的扶助，我纔離開戰場。」

「到這裏來，還剛是昨天下午（一日）因為沿路敵機轟炸得很厲害，由勤務扶着走到滬太路，纔由童子軍救回來。」

「真的，這點傷是算不了什麼的。你瞧好啦，再過一二星期，我就可回戰場去殺敵的。」

上面是記者去訪問了剛由吳淞受傷歸來的×××第×團團長岳岑氏後的忠實記錄。

岳氏，據開係黃埔第一期畢業生，年紀還只三十四五歲左右，姿態是十分英俊的。記者去訪問他時，他一直興奮着，只有當最後記者問起他所率的死傷人數時，他的語音纔轉為幽傷的低調。但接着上面立刻他就又振作了起來：「不過，這數目與敵人死傷的數目相較，却還是很少的。」

你可想像到的：敵人的密結隊伍登岸時的犧牲，是多麼重大啊！」

此外，我們還談到了下列的三點：

(一) 據他觀察，最後的勝利，是一定屬於我們的。他說，這幾天戰事的進展，雖然比較沉寂一點，可是我們該認清的是：中國能打勝日本的方法，只有採取持久戰的戰法，因此，這樣的現狀，是不值憂慮的。

(二) 敵人的登岸，並沒有多大關係，那方面我們的軍力配置得很雄厚。只要我們不讓他們再擴大戰線，使他們的軍隊密結在一起，陸軍不能發揮砲火的威力，我們是總有殲滅他們的可能。並且在用兵上說，敵軍的砲艦在淞口一帶已早排成了一個砲兵陣線，他們成天地向我們岸上猛轟，結果自然都是我們的損失。我們的軍隊，既不能在密集的砲火下站住腳跟，還擊也就很困難。所以在某種觀點上看，讓他們登岸後，再設法殲滅他們，也是辦法中的一種。

(三) 在這次淞滬戰中，敵人的隊伍中，據調查還雜有被逼從關外開來的「偽滿」軍隊。敵人屢用這些東北人向我軍喊口號：「老鄉！大家是自己人，不要開槍！」但當我軍抬起頭來時，他們就用機槍橫掃過來了。這點，是值得我們痛心的。他們假使不願做奴隸，乘這時候反正，實在是

最好的機會。(九月四日大晚報)

九 一個木匠的抗戰

從前面幾段的記載，我們只看出前方軍士的抗敵情緒，而這裏我們却又看出勞苦工人的情緒了。啊！民族的抗戰原來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呀！這裏已充分的顯露出抗敵勝利的因素之所在了！

下面是一個木匠告訴我的軍民怎樣保衛獅子林的故事。雖然故事的内容，是那麽平凡，一點也不神奇，可是這裏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却存在着一個非常偉大的意義。

鄰邦蘇聯之有今日，誰都知道，是靠着軍民合作。賴着這樣堅強的基礎，他們纔把內戰後的饑饉，災害完全克服，並且掃清了一切反動勢力，順利地展開社會主義的建設。這次我們神聖的民族自衛戰，自然也同樣必需要有軍民合作的精神，纔能制勝敵人。這木匠所告訴我的故事，就無異是這前途的保證，它保證了中華民族，到現在是已萬眾一心了。

木匠的名字，叫做張根生。他是一個獅子林的居民，去歲曾經受過四個月之公民訓練。他家

裏有母親，有妻兒，一直都過着平和的恬靜生活，但這次，敵人的巨砲，却把他們全家的快樂都摧毀了。不過，他並不因此悲哀，敵人的暴行，却令他更堅強了抗敵的信心。他憤怒，他痛恨，他說：『中國人只有大家團結起來，打退了日本人，纔有辦法。』

記者碰到他的時候，他是正在某處打聽他失散了的母親的下落。

『你母親幾歲了？』記者問他。

『已經六十多了，因此我很擔心她老人家會遭到什麼危險。』他向我注視了一下，低聲地這樣回答。

我看他的神氣，並不像一個浮滑者流，於是我就又接着問他：『你們怎樣會失散的呢？失散的時候，你自己在幹麼呢？』問呀問呀的就問出了這一有意義的故事來。

據他說：上海發生戰事的時候，起初他那裏是並不怎樣受影響的，所以一切的人，都依舊安心地過活着。加之又正值秋收時節，農民們忙碌了一年，原只這一點希望，因此逃難這回事，是誰也不想到的。可是二十五日早上，情勢突變了。從瀏河老石洞一帶回來的人，都說那裏已發現了日本兵的蹤跡，全村纔漸漸着慌起來。後來區公所貼出了一張佈告來：說敵人已經抵境，希望村

民從速防備。但說防備，又怎樣防備呢？農民們除了知道怎樣使用農具以外，是什麼都不知道的。因此，大家還是猶疑，徬徨，顯着驚慌得無措的樣子。二十六日早上，敵軍向寶山開始砲轟後，砲聲傳到了獅子林，農民們就更不安了起來。那時，沿江自吳淞到瀏河，每隔一二里，已都有日本軍艦駐泊，眼見獅子林是決不能倖免的了。

「壯丁們一齊出來呀，大家去援助我們的駐軍！」六時半，地方上的保長派人到各家去通知，壯丁們纔開始澈悟到自己的力量。於是「出來呀！」「出來呀！」的呼聲，立刻傳遍了全村，而全村所有的壯丁，約二十五六人，也就個個磨拳擦掌的站出來了。

到七時，這意料中的一幕，便在獅子林砲台前面展了開來。我們的守軍在最前線的人數，其時還只二十餘人（因為戰略上的關係，大隊士兵均配置在第二線××）加上二十五六個壯丁，總數也只五六十人。但這一戰爭，就賴着軍民的精誠合作，壯丁搬運子彈，士兵開槍掃射，壯烈地支持了下來。

最初，敵人只駛來一艘小汽艇，到獅子林附近來繞了一個圈子，汽艇回去，那邊的日本軍艦上便接連向我方開了二三十砲。但砲彈一顆也沒打中，大都落在月浦以及附近鄉下。砲聲停止，

遠遠纔又駛來三艘滿載敵軍的汽艇。他們駛至離海岸二百呎地方，機槍就格格的向我方射擊了起來。但我方的陣線是踞高臨下，所以敵人的槍彈非但沒有傷及我們的戰士，甚至連陣線也絲毫沒有搖動。我方起初並不還擊，等到敵人的汽艇靠近岸了，纔齊出掃射。這一刻，敵人因為猝不及防，而我方的子彈，又都標的準確，顆顆命中，因此敵人死傷大半，有的跳入水中，有的棄槍伏到船底，不一刻，便都爲我們完全擊退了。十時左右，敵方又開始了砲轟，而且從對岸的航空母艦上飛起了六隻飛機來，移時，又從吳淞方面飛來了六隻，瀏河方面飛來了四隻，一共十六隻飛機，都盤旋在我方守軍的上空。一時，情勢又入了非常的危境。炸彈像雨點般擲下來，守軍因爲被逼於敵機的轟炸，暫時就只有分散躲了起來。但附近的民房是無法移動的，那些房子，就成了敵機殘酷的轟炸目標。轟轟！全個村子都燬在火光中了。那時田野裏會到處地飛起尖銳的不忍卒聽的哭聲，喊聲，可是敵人是一隻沒有人性的狼，牠是沒有惻隱之心的，人們愈是奔逃得厲害，牠也就愈跟着炸的厲害。因此，在那一次轟炸下，可恨的是，死的竟都是些農民。

飛機去了，我英勇的戰士就又回守了原防，所以一直到傍晚，敵人始終沒會登上岸來。

敵人真實的在獅子林登岸，是在廿九日下午。事前他們也同樣以大砲飛機的轟炸爲前導，

然後汽艇上的人，纔懼怯地跟着跳上岸來。傍晚的時候，曾有一個賣鷄的親見他們埋伏在沙灘上，沒有上岸的勇氣。當時，那個賣鷄的曾爲幾個口操流利的東北話的敵人抓住。『你們的軍隊在那裏，說出來就放你，否則……』他們威嚇着他。可是，中華民族的每一個人，到現在已早都認識了日本帝國主義的凶狠面目，每個人都是寧願死，決不會屈服的了。因此，無恥的敵人把他毒打了一頓，搶去了他一擔鷄後，終於沒奈何地放了他。

後來，配置在第二線的我們的大隊士兵上去，他們便又狠狠地逃了。

因此，獅子林在那時的能夠保持，是完全靠着軍民的合作。我聽完那個故事後，曾感動得爲它流淚。

中華民族是一個鐵的集團，在這次抗戰中，顯然大家是都悟到了自己的力量了。（九月十一日大晚報）

一〇 勝利屬於我們

我們在這裏介紹一位傷兵唐英戰士自己寫的可寶貴的一篇紀錄，用生命寫的文章，聽慣了『勝

利屬於我們」的說法，現在創造着勝利的唐英戰士，切身地，經驗地看到勝利屬於我們，當然更確切不移了！

滬戰開始以來，才二十來天，我便受傷臥在病院，不能往前線殺敵，非常遺憾。我以生活在軍隊中多年，覺得這一次的對日抗戰，勝利必然屬於我們。理由是有兩點：

(一)民衆的熱心服務——前方的兵士正在拚命苦鬥，後方的民衆，不怕槍林彈雨，一大隊一大隊來慰勞，這對於兵士們，物質接濟的實惠固不待說，精神的安慰和鼓勵，又是多麼的大呵。同時，民衆們不辭勞苦，不避危險，救護戰地的傷兵和難民，這種勇敢愛國的行爲，必能幫助戰事得到最後的勝利。

(二)兵士的不顧犧牲——這次抗戰中，兵士們的肯犧牲，爲以前屢次的內戰中所絕無。已經犧牲了生命的兄弟，不待說，單說傷兵的情形。以前每次戰爭中，受傷的兵士由前方退下時，可得到上級長官許多金錢的撫慰，有恤金，賞號，養傷恩餉等等，合計約有百餘元。傷兵們一進了醫院，就算進了天堂，不管輕傷重傷，最低限度，須等戰爭結束後才肯出院，因此，有的住到一年二年，甚至三年五年的。因爲上級長官稱讚他們是不怕死的英雄，是夠國民的資格，所以他們很受優

待，傷兵院決不催他們退院。退院後回到原來的部隊，或回故鄉，均聽自便，並不勉強。但是這回傷兵們的情形，全不同了，他們在醫院中，雖是受到比以前更多的優待，但他們並不希望久住，他們唯一的希望，是傷愈後再赴前方。最近幾天來，傷口痊愈後，再赴前方殺敵的同志，已有數百人，他們全是自動的，並非受命令的催促。這種現象，可說是自有傷兵醫院以來的新紀錄。

這樣看來，實在是可以抱樂觀，最後的勝利一定是我們的。敬祝傷愈後再上前線的兄弟萬歲！
中華民族解放運動萬歲！

唐英寫於××醫院。九月六日。（九月十二日大晚報）

一一 一段壯烈的傳奇

下面一連四段都是從大晚報勇士錄上摘錄下來的，其中有「挨城三日三夜」的耐心，有一人一次毀滅敵人六輛坦克車的壯舉，更有五十餘人殲敵五六百之豐功偉業，當然同時也不缺乏敵人的表現，這都是些多麼「壯烈的傳奇」啊！然而我們不要忘記我們自己也應該是這傳奇中的角色！

在吳淞鎮擔負守衛的王團長，他對他的部下說：「我現在只有一句話，我退了，你們打死我，你們退了，我打死你們。」結果長官也沒有退，士兵也沒有退，大家都殉他們的責任，犧牲在那邊。這次抗戰，從政府到民衆，從將領到士兵，只有一個目標：爲抗戰而生，爲抗戰而死。我們在前線隨處可以讀到壯烈的傳奇，我們應該致敬關岳更偉大的忠義之神！

八字橋這三個字是用鮮血寫成的，牠永遠刻在我們的記憶上。橋的南邊有一處日本坟，看那廢幾行矮樹，幾座石坟，太平淡無奇了。可是敵人的心計真利害，那便是他們的現代化陣地。我們的士兵，一回，二回，三回爬近那兒去，靜悄悄地一無人跡，爬到坟山的中段，敵人的機槍響起來了，小鋼砲也轟過來了，我們的士兵就犧牲在那邊了。我們用大砲轟，用手彈去炸，彷彿整個坟山都是生鐵鑄成的一樣，只能毀壞其一部分，不能及其全體。可是就在這個堅固的敵陣中，我們的勇士却寫了一段壯烈的傳奇。

八月十四的晚上，我軍××師×旅×團某營的第八連，全連準備了武器衝到日本坟山那邊去，在敵人猛烈的砲火下，我們不能再往前進，只得向後退却。這時，一個士兵，他受了重傷倒在石碑的邊上，他暈過去了。許久許久，他醒覺過來，覺得兩隻腿比千斤擔還要重，刺心的痛使他不

能轉移一步。四圍沒有一個人，遠遠的雙方槍聲，使他覺知所處是敵人的後方，他想一定很糟了，他猛然一振，雙手爬行，爬到圓角的一處墳山邊，把身子隱在槿樹的後面，把槍架在石碑上。他決定在死去以前，還要殺幾個敵人。敵人可沒有發覺他，飢餓與乾渴却使他眼前生花，頭重帶暈，有點不能支持了。他時常昏昏睡去，又時常醒覺過來，他沒見一個敵人，也沒見自己的伴侶，他像飄泊在荒島的水手一樣，攔在那兒。整整三日三夜的飢渴，使他把一切希望都割斷，他僅僅有一希望，他想去以前再打死幾個敵人。

八月十七的早晨微明時分，敵又來向我陣地佯攻了，前進的號聲驚醒了他，早晨的微露使他在酷渴中復蘇；他看見敵人在那兒爬動，他鼓勇發槍，一下子就打死了一個敵兵；再一下子又打死了一個敵兵。他笑了，他滿意了；這時，我軍第二連的士兵衝鋒前進，到坡山去搜索殘餘的敵人，發見了他，連人帶槍都救回來，他勝利了。

他是第八連一等兵，名周漢陳，他是我們的勇士！（九月十八日大晚報）

一一一 他一次毀滅敵人六輛坦克車

一個屹然不可動的鬥士立在我的面前，他一手造成了打毀敵軍坦克車六輛的奇蹟。他，湖南人，名劉俊生，×××營的第一連連長。

坦克車在現代戰爭中有『爬山虎』之稱，純鋼板的外甲，內面裝着小炮和輕重機關槍，那帶齒的輪子，可以爬過崎嶇不平的山邱，越過廣闊蔓衍的水澤；牠進可以攻，退可以守，是陸地上的利器，但是我們的勇士，一手毀了牠六輛，是六輛，不是一輛。

敵人的大砲已經吼過了，蠕蠕爬過來爬過來的是敵人的坦克車，那顛顛簸簸的樣子，有點像泥濘中的大烏龜，可笑得很。我們的劉連長側身在沙袋堆的角上，兩眼凝視那爬動着的東西，他咬了咬自己的牙齦，他知道那東西立刻會有什麼動作。一會兒，火舌從那些眼孔伸過來了，前面左右兩眼孔的小鋼砲也響過來了，我們陣地上這邊那邊有冒了烟的或倒了一角的，也有受傷的士兵在那兒掙扎。他知道是時候了，他下令：砲手，右前方，三百五十米突發射！咚咚，我們的砲發吼了，『着！』一顆彈打在敵坦克車第一排第三輛的頂上，那車頂打穿了，敵車的放射手打死了，機關槍不會響了。敵人的其他坦克車趕忙斜過方向來，想掩護那受了傷的同行；我們的劉連長，預料敵人要救出這輛受傷的車子，立刻下令，叫砲手以×門集中那受傷車子的輪子砲眼，使

牠絕對不能移動；另外又下令叫其他×門砲分射其他意圖掩護的敵車。轟呀，轟呀，我們的劉連長彷彿一位打算盤的老賬房一樣，把方向距離計算得正正確確，幾乎每一砲都打在敵車的身上。『着了！』我們的劉連長高聲喊起來了，那輛受傷的敵車倒下去了。而其他敵人坦克車，小砲不發聲了，機槍不吐舌了，向前爬動的輪子向後移動了。這時候敵人好像發狂一樣，那十四輛坦克車一齊發砲，一齊吐舌，好像要把我們的陣地吞下肚子去。砲彈橫飛，槍子雨下，但是我們的劉連長兀然立在那兒，一面觀察，一面發令，打中了一砲又一砲，打毀了一輛又一輛，把敵人嚇住了。這樣支持了二點多鐘，敵人開始退却了，敵人的衝鋒隊逃回去了，坦克車如數向後移動了。我們的劉連長，他眼見一輛敵車呆着不動，另外還有五輛車子爬得非常濡緩，他再下令猛轟，要把那五輛車子掃數留下來。敵人更有點慌了手脚了，連忙把其他車子分開兩隊，好像是傷兵的護助人，把受傷的車子擁護下去。在大家歡呼中，我們俘獲了一輛戰車。在大家歡呼中，兀立着我們的勇士——劉連長。（九月廿二日大晚報）

一三 前線怎麼樣？

「是你？」

「是我。」

「他們都以爲……」

「你們以爲我打死了嗎？」——帶笑聲。

「我們都惦念着你呢！」

「是的，我們調到後方來休息了，昨天在這兒還有四個星期的休息，再上前線去。」

「前線怎麼樣？」

「沒有什麼，傷了幾個士兵，槍子砲彈很多很多，我却沒有什麼。前幾天受涼了，瀉了幾天肚子，這幾天也好了。」

「你真勇敢。你的孩子一天到晚想着你，探來探去，沒有一點消息，他們都流涕了！」

「你我都是東北人，東北人還管得到家嗎？我的孩子，我早告訴他們，你們的爸爸已經死了，你們不要再想念你們的爸爸了！你們好好兒讀書，長好了，好好做事，那就是你們爸爸的好孩子了！我走的時候，那小孩子流淚了，但是我知道我們東北人，先有了國，才可以有家。」——他的聲

音越說越低沉。

『不過你總得保重，當心一點！』

『生死問題，我早不去想牠了！我是時時刻刻可以死的，我一點也不怕！有時做起夢來，夢見我們年輕時所日夕往來的青山綠水，那才使我心腸碎斷呢！——這時，他下淚了。』

這一番對話，我今天刻在某處電話機邊聽來的；對方的話，我加上一點推測，這方的答話，除了神情不甚透達，自信和原意相去不遠。我對着這位風塵僕僕的少年軍官有無上的敬意。他樂觀，他決心爲國，他把生死置之度外，無論在前線在後方，他總是無休無止的幹。

廠中夥友告訴我：這少年軍官是保安隊第×團的王隊長，他是東北人。他帶兵，兵士紀律最好；他駐守，和民衆最合得來；他在前線，最不怕死；在後方，他的工事做得最快最切實。你沒見他自己搬沙袋嗎？他事事身先士卒。我和東北軍人往來得很少，印象也很淡，這位王以哲部下的少年軍官，印象真太好了。我想見從苦難中鍛鍊出來的青年，真是中華民族復興運動中的基幹。（九月廿九日大晚報）

一四 五十餘人殲敵五六百

一個血跡滿面的勤務兵，他的眼睛張得那麼大，他的脚一拐一拐的拖，他的喉嚨啞了，聲音很低很沙；他的左手掛着一隻鮮血淋淋的殘腿，他闖進旅部的地窖中，在許多焦急驚惶的軍官面前躺下了，他哭了，他沒有眼淚，他只說一句話：

『喔，潘營長，這是我們的潘營長！』

整個地窖沒有半點聲音，旅長以下大小軍官都在低着頭啜泣。

『潘營長，你做完了你的責任了！』

旅長說了這樣一句話，聲音又咽住了，其他的人，也都咽住了各人的話。

一小時以後，那個受驚過度的勤務兵醒過來了，沙聲帶哭，連連叫喊他的潘營長。旅長用手撫慰他，叫他靜一靜，叫他把頭頭尾尾都說一說。他又哭了，他握了旅長的手，一下子又自驚了，向旅長舉手致敬。他道：

『報告旅長，我們那一營是守在潘家宅陣地上，大砲，兵艦上的大砲，轟呀，轟呀，我們的工事

都給蕪平了。報告旅長，弟兄們死得很多很多了；昨天，九月十一，我們那一營，從潘營長到傳令兵勤務兵，總共不過留下那麼五十來個人。報告旅長，潘營長對我們說，他永遠和我們在一起。報告旅長，昨天下午三點鐘，敵人衝過來，他們隊伍有五六百人，我們統共不過這麼五十來個人。」

由於他的斷斷續續的報告，知道那天的情形是這樣：當潘營長接到旅部電話得固守潘家宅的時候，敵人的大砲密集射擊，把一切掩蔽部都炸毀了，把一切交通線都炸斷了。他知道旅部的援兵都給敵人遮斷了，而潘家宅的陣地的命運就完全在他的手裏，而他自己的命運也就完全在潘家宅的陣地上。他吩咐每一個機關槍手在敵人未迫近時絕對莫發槍，敵人一迫近了，就得極猛烈地發火。掃射又掃射，敵人一衝再衝又三衝，一度射殺許多衝過來的敵軍，敵軍就接着用熾滅射擊，消滅了一二架發火的機關槍。直到敵人第七次來衝的時候，潘營長的左近，只有一架輕機關槍，四個兵士，一個傳令兵，和那打傷了腿的勤務兵了。他自己的左腿也中了一顆彈子，右額也給砲彈擦破了，血涔涔地滴着。他叫那幾個兵士把那幾架壞了的機關槍中的子彈都集中到身邊來，他自己坐在機關槍邊，一聲不響，側着頭注視那衝過來的敵人。敵人的前哨給掃掉，又一條線似的包圍過來了，子彈猶如蜂一般飛過來他的身上不知中了幾顆彈子了，他依舊靜

注敵人搖他自己的機關槍。突然，槍也不發火了，他啊呀一聲，原來子彈已經完了。他摸出身邊的手槍向敵人射發，直到六顆子彈都放完，他也隨着彈片倒下去了，他的手還是捻着手槍作射擊的樣子。

他是××師××旅××團的營長，姓潘名濂。他是我們中華民族的精魂。（十月二日大晚報）

一五 終於被我們衝進了戰壕

這是新聞夜報記者「去慰勞傷兵」回來的記載。傷兵們一方面追述他們的作戰經驗，一方面表露他們對於戰爭的心理，無不表示出他們是具有為民族戰爭而犧牲到底的精神，事實上此次戰爭之具有如此成績，也是這種精神之極端表現。如果將來軍士能與人民配合一致，那我們就更有全盤勝利的把握了。

暴敵開始向中國國土上投下一顆巨量的炸彈，企圖逐漸毀滅整個的中華民族，於是為了生存，為了自由，便觸引起我全民族的抗戰。十八天來，在前線上活躍着的，是中華的健兒，拚却頭

顛，流盡熱血，以抵抗暴敵的侵略。

昨天下午，新聞夜報幾位記者，帶着許多新聞夜報和糖果餅乾毛巾等類，到世界紅卍字會第一傷兵醫院去慰勞。筆者欣幸得很，隨着同去。

這是一個臨時性質的醫院。上下共有五間病房，除樓下一大間，大部份為難民外，樓上四間，都是我們受傷的戰士。我們一行，由該處事務主任王基恩先生及衛光旦、殷家玉兩位醫師領導參觀。在每一間病房裏，都睡滿了我們的忠勇的士兵，他們雖都受了很重的創傷，却沒有一個呻吟呼痛的。更據殷醫師說：「他們在開刀取子彈時，即使不上麻醉藥，也從沒有表示過痛苦的。」由此更可表示我軍的偉大。當王先生報告了我們的來意後，他們全體都歡呼道謝起來，於是我們先分發了一些慰勞品，然後便找了幾個比較輕傷的談了一會。

一張黝黑的臉，充分地發揮了沉毅剛果的軍人性，一副壯健的體格，隱示着民族復興的預兆，他是第一個被我們訪問者，是屬於第×師××旅的。

「你是怎樣受傷的？」筆者問。

「在攻八字橋那天，我因為數度的衝鋒，失去了我的槍桿，手中只剩了一把刺刀，心中正在

着急，恰巧遇到一個有手提機關槍的敵人，我就想奪下他的槍來，誰知被他覺察了，便先向我放了一槍，並想來揪我的頭髮，我略一讓避，回身就一刀，將他刺死，而同時我也發覺我的臂膊受了傷。」說着，指一指他的左臂。

「那麼敵人的作戰能力究竟怎樣？」

「壕溝戰他們靠着武器好，還可對付，講到衝鋒，却還不及咱們弟兄們勇猛。」

對於第一個被訪問者的談話已覺滿足，便開始和第二個談話，從他那裏聽到了敵人一件很可笑的蠢事。

他是比較更年輕的一個活潑潑的胖子，談話的聲音很動人，當我們動問他作戰的情況時，他侃侃而談：

「在我受傷的那次衝鋒，確是很激烈的。我們一連人向敵陣地進攻，他們用機關槍向我們掃射，因之我腿上中了一槍，當時倒不覺疼痛，便仍向前，結果終於被我們衝進了他們的壕溝。在那時，我刺死了一個敵兵，並且從他身邊搜出了一尊佛，據說藏了這尊佛，在戰爭時就不致死於非命了。」他就在枕邊拿出了一尊銅質的藏佛來，給我們瞧。那佛長約三寸，做得倒很小巧精緻。

「照這樣看來，日本人是迷信的。」筆者問。

「當然囉！他們大都信佛教和耶穌教；信佛教的身上，都藏着佛像符咒，信耶穌教的身上，也都藏着十字架和銅牌等。」

後來我們在看護嚴攝華小姐那裏得到一張藏佛的照相，這也是他送給她的。

爲了想知道一些吳淞的戰況，便到樓下去訪問一個剛從吳淞負傷而來的戰士。他大約只有二十歲，是徵兵的。據他說：曾參加過勦匪，腿上也曾掛過彩。這次在吳淞作戰，我軍二連人向敵反覆的衝鋒，他在第四次衝鋒時中了二彈，都由右臂穿入腰部，因創口發炎，右臂已經鋸去。可惜一個只有二十歲的年青壯士，他的青春已爲了忠勇作戰而殘廢了。

同時我們還遇到一位營軍醫蔣虎侯先生，他是在六三花園一役隨軍救護受創而來的。他告訴我們許多作戰的情形，聽了使人着實興奮。

最後，我們再在各處瀏覽一番，因天時已晚，便踏上我們的歸途。回到家裏，腦海裏不斷的盤旋着，一個個勇士們的印象。（八月卅一日新聞夜報）

一六 飛將軍訪問記

在此次抗戰中，我忠勇空軍所表現出來之偉大力量，早已「盡人皆知」而且「膾炙人口」的了。而從這位空軍戰士的敘述中，我們更可看出全體空軍戰士是怎樣的忠於爲國，勇於作戰，同時在這中間我們又看見了一幅凌空馳驟的空戰圖畫。

沉悶的天氣，晦澀的風雲，懷着一顆熱烈的心，踏上了細雨霏霏的街頭，走進了××醫院。空軍第九分隊隊長祝鴻信，他是住在四樓的。我從前也來過了兩次，他也先後遷移了兩個病房，不過我前兩回來的時候，總看見有一位區輝先生（空軍第三隊隊員）跟他兩個人同臥在病榻上靜養，這一遭却祇看見祝先生一個人，堆着滿面的笑容，跳下床來讓坐。據說區先生早已經在幾天前出院了！就是他本人，最近兩星期內，也決計可以歸隊，報國有日！面部上他浮現出了欣慰的微笑！

『八一三』全面抗戰序幕揭開後，一飛冲天！祝先生是我們空軍先鋒隊裏造成勝利紀錄的首創者！同時也可說是這次勝利聲中的最先犧牲者！——同伴任雲閣的殉國，他自己的掛彩，

造成了歷史上的空前紀載，國際間的榮譽地位。

這一天他的精神很好，談鋒也特別的健，而我最關心的他一隻左臂，雖然在臂彎中間，還纏着一層紗布，可是它也已經能夠輕輕地伸直，慢慢地彎轉來了。

『我這隻臂膀，現在可以不生問題了！將來一定還可以駕駛了飛機報國家的公仇，雪個人的私憤！』

『不打死我，終有報仇的一天！』這時我想起了第一次訪問祝先生時，孫長儒醫師跟他施行手術時候說的話。

同時，腦海裏也立刻反映出一個怵目驚心的回憶

血！殷紅的血肉！模糊的肉！祝先生躺在床，『痛呀！痛呀！』咬緊着牙根，繃牢了眉尖，悲壯的喊着。孫醫師一方面在自願自很小心，很注意底執行伊神聖的職務，一方面又很和善的安慰他說：『請你忍耐一下吧！我輕一些馬上就好了！』接着四塊大小不等的碎彈片，一塊一塊都被孫醫師從模糊的血肉裏箝了出來。『痛！我喊着覺好過一些。痛！痛得我痛快！恨！也恨得我切骨！』這是祝先生當時的回答。同時他並且還要求把箝下來的彈片，都給他保留了做日後的紀念。

「這兩天日本飛機又三番五次的轟炸我們首都和廣州了，咳！不知道又有許多莊嚴富麗的建築，跟無數安居樂業的同胞要犧牲在敵人的殘暴行爲下了！」祝先生他打斷了我的思潮，衝破屋內沉靜的空氣發言。

「言爲心聲！」有了愛國愛民的堅強信念，所以才有救國救民的最大決心，他是怎樣的一刻不會遺忘掉國家跟民族呀！我這樣底默默想着。

察省是怎樣的陷落，大同又如何會失守，劉汝明的按兵不動，誤我戎機；李服膺的不戰而退，縱敵深入；話到那班庸弱的軍人，我們大家會切齒的痛恨。南口血戰，楊方珪的全團將士，與南壕塹齊毀；寶山鏖兵，姚子青的一營健兒，偕孤城共殉；談起了這輩民族的英雄，我們又不知不覺的會眉飛色舞。彼此除了談着國內抗戰消息以外，祝先生又告訴了我許多關於空軍作戰的技術。

「祝先生，你能告訴我你過去受傷的經過嗎？」我見他精神依舊很好，便提出了這個問題向他請求。

「可以！可以！不過我沒有把敵人趕走，倒反而自己先受了傷，這豈不是要叫人聽見了覺得笑話嗎？」接着他就滔滔不絕的說了！

『八月十四這一天，我們奉到了當局的命令，派了三隊飛機來，淞滬參加作戰。我們一聽，一個個都高興得不得了，馬上由××出發，三十分鐘後，我們已經活躍在黃浦江上的領空了。測定了目標，「出」其不意的躲在「雲」霧裏，向「出雲」艦轟炸，當時我們居高臨下，很清楚的看到敵艦上手足無措的忙亂情狀。我們的任務終了後，我們依舊的飛了回去。第二天下午，我們又帶了送給敵人的禮品——炸彈，再飛到上海，預備轟炸公大紗廠附近的敵軍臨時飛機場。這天因為是雨霧彌漫，目標不容易找尋。同時却發現了有敵人的戰鬥機一架，正向我們迎面駛來，不過高度沒有我們的一架那麼高，我想追過他們，掉下了炸彈，再來跟他作戰，因為我的這一架是輕轟炸機，也可以利用作戰。可是料不到這時還有一架敵機，更高底飛在我機的上面，由後方追來，用機關槍向下密集的射掃，敵艦上高射砲更像火星樣的轟來，我機處在這前後左右的上下夾擊之下，形勢是危急到萬分。那時，我個人也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滿想掙扎一分鐘是一分鐘。正在這千鈞一髮的時候，急中生智，我立刻把飛機斜傾底直豎下來，敵機滿以為是我機被擊中受了傷，所以便停止了射擊。我就乘了這個機會，突出了他們的包圍，再更高的飛升到了雲霧裏。摸摸自己的臉上，已經濺滿了血雨，同時左臂也覺得隱隱作痛，便把它塞進了衣袋，幌了幌腦袋，

伸了伸頸子，也還跟平常一樣，再檢視了一下機件，幸虧也沒有致命的傷害。不過這時真個要是飛機不中用的話，我決計飛回去跌到敵軍的兵艦上去，玉石俱焚！後來我恐怕飛機飛不到××，半路上出毛病，所以沿着鐵路線飛到了虹橋機場降落。回過頭來一張，我的同伴任雲閣却已經飲彈殞命，爲國捐軀。我模糊地也被送到了這裏。」說着，他有無限的悽惻！

「我們空軍這一次出動，原是為了應戰，不像敵人漫無目標的濫轟瞎炸，反正祇要是在中國領土上丟下了一顆炸彈，那末，轟毀的還不是中國的土地，犧牲的還不是中國的人民嗎？可是我們就兩樣了！我們決不肯把炸彈隨意濫拋，我們擲下的炸彈，是要有相當代價換回來的——敵艦，敵軍。所以我們總是向他們的彈雨槍林裏鑽，誰都是抱着大無畏精神，非完成了任務，是決不飛回來的。凡是每一個飛行員，我們大家都有一把「不殺敵人，即殺自己」——委員長賜的佩劍，隨身掛在身上；既然沒有一個肯偷生，所以也就決不會有一個做俘虜。」祝先生在講完了他受傷經過以後，又發表了這幾句的談話。

「不斬樓蘭誓不還！」那末這氣壯山河的壯語，比較敵空軍俘虜所書的自供，相去就不知道有千萬里了！記者屬稿的時候，寫到這裏，鐵畫銀鈎，腕底下也好像有勁了不少。

最後我們又談了些祝先生的家庭。

他今年廿六歲，家裏祇有一個媽媽，一個弟弟，老家是早已淪亡了快近六年的熱河。最初他二十歲時候，就在瀋陽張學良創辦的航空訓練班裏訓練；『九·一八』之役，國破山河在，他獨個兒懷着凌雲壯志，奔走天涯，考進了杭州航空軍校。第三屆畢業出來，眼睜睜想着自己的老母弱弟，在這悠長的歲月裏，始終還是被壓迫在敵人的鐵蹄下，有家歸不得！說到這裏，他已經噙滿着一包英雄虎淚。

『鄉愁！我再也敢談及身世，來引起這位『遊子』、『征人』兩重奏的『飛將軍』悲哀跟隱痛，祇祝頌他能夠早一日的收復失地，打回老家去，在慈母的懷裏，重溫一下『骨肉之恩』的舊夢！

可喜的，據昨天報上登載的消息：說這位飛將軍因為作戰勇敢，當局除了重賞之外，並且還晉昇了上尉，以示鼓勵。那末，兩星期以後，我們又將看見這位新中國柱石的飛將軍從天而降了！

（九月三十日華美晚報）

一七 真實的勝利保證

這四篇是從大晚報轉摘下來的；都是曹聚仁先生的筆錄。曹先生身任隨軍記者，一切情形都是他親目所睹，讀之無異看見了千幅萬幅戰地中之寫真圖畫。

出了老北門，走入南市；一行鐵柵門分開兩個場面，一面是驚雜而恐怖，一面是沉寂而蕭索。每條街巷都是沙袋土堆，每個士兵都擎槍在手，斜雨打在他們的頭面上，但是他們昂然看着天空，他們在準備作戰。近來談論和戰的，常談到作戰的把握問題；我此刻現在懂得了，擎槍在手預備放，這就是我們的把握。我們的車子，這樣變來變去出了法租界，又進了法租界，又出了法租界，由南轉西北，乃向戰地駛去。雨却一陣緊似一陣，直向車窗撲過來，郊外風物，樹綠草青，帶雨朦朧，一片寧靜和平模樣。路邊有幾處農家，還是老樣子住着，小店門口還掛着鮮肉，堆着青菜，幾乎使我忘記了緊張萬分的戰情。到了光華大學左右，又有點都市氣象，東一處洋樓，西一處洋樓，頂上都飄着各國的旗幟，有似戲台上的連營旗信。上海西站那一邊已經堆了很高的沙袋，也不知那

一國的海軍在把守，西站上寂無一人，連軍用運輸也沒有。近大夏大學那邊，豐田紗廠是我們所備備有戒心的，看見廠頂上飄着英國旗，廠前也由英兵在駐守，他們阻止我們車子的前進，可是那一段中山路，以我軍舊與豐田對壘，防禦工程甚多，路途既狹，又泥濘難行，只好轉車由北新涇往北。北新涇也還有許多住戶，市面也很安靜。我們看了這安靜的市面，知道前線作戰，保有絕對的勝利。再曲曲折折走了許多路，到了某司令部。（途中情形，與作戰有關，恕不多述。）途中以空中發見敵機，我軍正發砲轟擊，我們曾在路邊矮茅舖中躲避一些時；其時雨大屋漏，茅草滴水，着帽作暗黃色，對之發一苦笑。茅屋中的老翁老嫗，自顧自炊飯生火，烟冒茅舖而上，在那兒躲避的人都有點着急了；我們說了，那老嫗還是不懂，她只唯唯連聲。我忽然想起防空知識問題，以南京路上市民的混亂情形而論，則老嫗不知炊烟危險，亦自難怪；我們日日高談空論，對這些切實事項，倒真宣傳得太小呢。避雨那一羣中，有運砲彈的兵士，有守禦的保安隊，還有我們同行這三個人，可以說是「一條聯合戰線，我們一致的論調，『要打倒東洋。』」

二

在非常開靜的場面中，我們會見了某師的某師長，某副師長，某參謀長。他們圍在一張方桌

上，攥了地圖商量作戰的計劃，彷彿在下棋，由此圍攻，由此打劫，以沉着的态度在討論。我和某師長已經有好幾月沒見面了，軍事辛勞，這回比先前瘦了一點。我知道他的明朗談吐中，今日給我們了滿意的答案。他斬釘斷鐵地說：『一句話，我們只是幹！』外面槍聲接着砲聲，前線一定很緊張，他就匆匆地出去了。我們就向某副師長，某參謀長探問切實的作戰消息，我們先說上海市民對於昨日作戰情形的興奮，又說上海街頭，有數十萬以上的流離人，淋着雨焦急地在等待勝利的消息，還有三百萬市民，皇皇不可終日，要從勝利消息找出路。某副師長把手掩在地圖上，用深湛的眼光看着我們，用沉着的話說：『作戰本不是一件合得痛快脾胃的事，古語云：『成固欣然，敗亦可喜！』我們只是這樣幹！現在我們的抗戰，爭取民族的命運，我們抵抗到底，我們爭取最後的勝利，持久當然要耐心去等待。』我們從他的語氣中知道他對於作戰的勝利把握，但他希望國人要沉着，不要興奮。某參謀以宏亮的聲音緩緩地說：『假使今日佔了這個地方，明日又放棄了，在戰事真是常有的事，和全局得失無關係，所以過分的興奮和過分的失望，在我們作戰的人都不該有的。』他們都希望我們把這重要的意見轉告國人，使國人知道他們切切實實在幹抗戰的工作，耐性等一等！

目前戰局，已經把敵人包圍在一個小小的圈子中，目的在全部消滅牠，不久自有分曉。至於如何進攻，如何固守，事關軍事祕密，記者既不便問，也不想問。其他記者乘便也會問過幾件小事。第一問：這回作戰和「一二八」那回作戰的同異。說是一二八那回我們全陣併守，等待敵人來攻，這回我們完全取攻勢，在某一方面多一點犧牲，也可說少一點犧牲。第二問：我軍作戰的能力和敵軍作戰能力的比較。說是敵軍不僅作戰經驗缺乏，即作戰的意志也不堅決，我軍則人人抱必死之心，士氣強盛勝敵百倍。以爭持志大專一戰而論，在戰略上，敵軍勢不可退，而一經襲擊，傷亡既多，即行退去，其無鬥志可知。第三問：前線作戰需要後方民衆物質上協助的是那一些？說是上海方面的救護隊，組織得很好，服務的也很勤苦。其他關於運輸上的材料，戰地的工作材料，民衆能供應得愈多愈好。在彼此談話中，我們常說，民衆的熱望怎樣怎樣，而他們的結語常用反問的語氣：你看民衆的感想如何？戰神的鹵簿是浪漫的，戰神的本相是嚴肅的，作戰的人只做切實的工作，只想實際的問題。

陰雨天，天暗得快；租界每晚戒嚴，只能提早回上海來。我們相約隔一天到前線去觀戰，某參謀問我們：不怕吃彈子嗎？我們點點頭。

車又彎彎曲曲地出來，從別一條路駛過一段很長的死的街市，途中紅十字會救護車和我們結伴而行，我向那車中看一看，抬架上都是空空的，這又是另一種慰安！遠遠地砲聲正隆隆不絕呢。

記者空言報國，心熱筆拙，希望大家相信我們帶來的是真實的勝利保證，前線將士堅決抗敵的意志和切實作戰計劃。歐洲大戰，千百萬戰卒在凡爾登戰線上進退四五年，方決勝負之局；我們對於持久戰，第一要韌，第二要韌，第三要韌！（八月十七，十八日大晚餐）

一八 敵人所謂的總攻

——軍中日記之一——

九月十日，晴，微熱。

我在這兒，彷彿進戰時大學，跟着他們學習軍事上的術語，作戰的種種技能，軍器的辨別和使用；G主任的學識很豐富，他又並不討厭我這個『打破沙鍋紋到底』的學生，很可以從他那兒學習得許多許多。昨日下午，屋頂上有一陣暴風刷瓦那樣的聲音，過去第一聲，還以為是地底上

拖動物件的聲音，呆了一回，就拋開了；接着又來了一聲，斷定是砲的飛駛過頂的聲音。G主任說：『砲彈過境時接後那一段是真空的，我們不必一定被砲彈擦過才會受傷，被那真空線吸了一下，有時一塊肉不見了，一條筋斷了，甚而手斷了，足折了，自己還莫明其妙呢。』我和鎮寰兄聽了，都有些訝然。

談起這回的戰事，誰都會拿一二八之役作藍本，所以敵人在羅店上陸，上海市民就聯想到放棄閘北江灣陣線，向青陽港一線退却的故事，又以為我軍必將後退了。可是經過了兩個星期以上的支持，羅店之敵不僅不能發展，而且一步一步被我軍壓迫，勢難支持了。張華浜，蘆藻浜，陸之敵，都以為如此雷霆萬鈞，不知要造成怎麼可怕的攻勢，結果敵進出馳突，並不能與羅店方面呵成一氣，而且無法和楊樹浦敵軍相呼應。昨前虬江碼頭方面的新攻勢，也就等於一二八戰役江灣方面的攻勢，我軍以大弓形包圍，如虎鉗之兩鉗，敵以那麼大的力量來推我們的左鉗，而左鉗不動。昨日，敵轟炸其美路軍工路的飛機，有六七十架之多，所發排砲不下二三百下，又以多輛坦克車掩護大量部隊前進，而無以損我軍左翼陣地之分毫，其攻勢已被我們看穿，不足擔憂了。

今天說是敵軍總攻之日，砲聲是比較密一點，飛機軋軋之聲，也時常送過來，別的並無什麼不同。

在死街上走，心中萬念如潮。作戰極需要後方民衆的幫助，因為平時沒有組織，反而使漢奸病菌埋伏在街面，不能不把僅有的留守民衆掃數趕出去。而東一處西一處聽得的，都是某種人員和地痞敲詐勒索民衆的故事，使民衆怨譁騰起，真是誰的過錯呢？晚上看見漢奸所放的信號燈，總覺痛心，但想到漢奸的滋生，由於社會的惡暗勢力的助長，我們更不能不努力於社會的改革工作。

午後，在床上小睡，把手邊一本舊小說三國演義在看。那種戰爭，完全是一種浪漫性質的運動戰。G主任說：『在現代，一切運動戰都失其效用了。諸葛亮所計劃的這邊埋伏多少，那邊埋伏多少，碰到了就大戰一陣，現代戰場中決不會再發生的了。偶而飛機與飛機有偶然的運動戰，在整個戰爭中，飛機的使用也並不爲運動戰而使用的。』他的話極有見地，不過一般人對於戰爭，還不脫三國演義的舊眼鏡，他們的估價就夠有趣，倒不妨到處去採集一點的。

一九 我們的建築物

——軍中日記之二——

今天偶而看到一本不知誰人的日記，大約也記了十來天；上半是寫他在日本時的近於浪漫的生活，下半寫他在上海的浪漫生活，不過他也窮苦得很。青年的思想，在戰前曾經有一度非常苦悶，因為和戰紛紜未定，又看了平津的變幻，覺得面前黑漆一團，全無出路；以苦悶而走上消沉頹廢的路上去，實在很多；這個年青的日本留學生，即是其中之一。八一三抗戰展開，所有年輕的知識分子都興奮起來，人人都想在抗戰的大輪子中做點工作，我們可以看見種種方面的活動。可是到了最近，青年們又有點苦悶，因為戰士在前線作戰，後方可做的工作太少，又加上了失業的威脅，不知不覺又有點消沉了。這是政治上的極重大問題，如何使每個青年盡其救國的能，得有一個極適當精詳的計劃來安排，極健全的組織來推動的。

我軍愛國女學方面的防線已經放棄了，退守相距三四十丈路水電路中持志大學的防線。我軍爭奪愛國女學線，先先後後有十多次之多；這一次照預定計劃放棄掉，我想不久就能在預

想之中，奪回來了。許多字眼，好像是我們紙上寫文章的人的字眼，用作文飾某一種失敗，但我相信預定計劃四字決非文飾失敗，因為這一次我軍的撤退和敵軍的來佔，中間至少隔了一個整天，就是說他們畢竟也不知我們爲什麼後退。

今天俞市長的談話，說市中心區的損失在二十萬以上，一切美麗的建築都給敵人燬壞掉。我們於此得到一個教訓，要對敵人抗戰，一切都要含着國防的意義。假若市政府大禮堂是一座可以裝大砲的堡壘，運動場又是一座大堡壘，甚而復旦大學，國立商學院，持志學院，粵東中學，愛國女學，公立醫院以及寶山路上的大小建築都造成堅固的堡壘，而以北站大樓爲把門的大堡壘，則此次作戰，不知要佔多少便宜呢。從前計不及此，現在是一切美麗的建築都完了，可惜！

戰禍如洪水，不知寫出了多少悲歡離合的故事呢。友人王隱秋兄，他的一家人，恰巧碰上了北新涇被炸之役；他們所坐的船，恰巧在被炸的一船之後；船中人一時驚惶，大家都跳到水中去了。他的弟弟和他的女兒，在亂慌之中很巧地碰在一起，當作難民送到杭州去了，而他的夫人和弟婦兒子又跟着別人亂逃，逃到南翔，由南翔轉蘇州，再到杭州去。他們在杭州聚會，該抱頭痛哭一場吧。這類故事，看來平常得很，此中有血有淚，實在唸不下去。我讀了隱秋兄一張簡單的明信片，

不覺爲之愴然。

二〇 槍砲聲中過「九一八」

——軍中日記之三——

十多天前，持志有一學生張君來看我，我恰巧不在家，他留了一張名片；那張名片在我的書桌邊流浪了好幾天。前天，忽見報載，張君往劉行救護傷兵的途中，打斷了手了；而暨南另一學生湯家嵩君，也打斷了脚。他們是勇敢的。今天，禮吾兄曾去看過他們，由於另外一個同遭難的人的口述，關於遭難的經過，知道得頗爲詳盡。當救護車駛近劉行的時候，在一個小村莊的邊上，忽然看見一顆紅色的信號燈浮在空中，一忽兒，砲彈就飛到這邊來了，打中了他們的救護車。彈是空中炸的子母彈，蓬然一聲，他們都有點緊張了，也有點驚惶了。汽車夫回頭一看，一個小工在那兒叫喊，那小工是倒下去了。他自己低頭一看，血那麼直流，知道自己的脚也中了彈了。他想把車子停下來，大家說停不得，趕快開了再說。這時，湯君回頭一看，問張君：「你的手怎麼啦？」張君訝然自驚，才知道手是斷了。湯君低頭自看，不覺大叫，原來他的左脚也斷了；他倒下去了。那汽車又爲

路邊的炸彈洞所阻，開不過去，停在路邊，汽車夫忽自覺腰邊有點兒痛，低頭一看，腰邊打穿了一個大洞，血儘是直淌着。再一看，他的右手也已斷了；也不知什麼神力使他竟開了這麼一段路。他暈了，也倒下去了。大家把他抬到救護車上去，由另外一個人開車回上海，他在途中死去了。湯君進醫院以後，因為救治得太慢，整個腳都發腫了，被截去了。張君的右手也一樣地截掉了。他們四個人，都成爲那個漢奸所放的信號燈的犧牲者。然而那個漢奸，也許不過獲得三角五角的小酬呢！

今天是九一八的六週紀念日，在砲聲槍聲中過九一八，這意味更是深刻！六年來的教訓，惟有抗戰才是真正的出路！一月來的鐵和血所造成的光榮史，使我們對於民族復興有了信心。五年前，因爲我們沒有空軍，接着九一八，來了一二八的淞滬協定；今天紀念九一八，我們的空軍在閘北和敵機作戰，鼓舞了民衆的熱情。晚間，空軍又在黃浦江邊顯了威力，使敵艦張皇失措。陸軍的持久，和空軍的勇敢，一定可以把灰色的『九一八』三字註銷了！

主任和我們談到戰略上的『退却』問題。他說『用兵最難於退却』，我個人對於這一回的退却，也覺得可喜；可惜信諂的人們，不懂得軍事上的神妙之用。（九月十二、十七、十九日大晚報）

二二 戰神威脅下的上海之夜

正如記者所說的一樣，「上海之夜是神秘的夜，是繁華的夜。」然而自滬戰爆發以來，上海的夜生活是整個的被破壞了，同時一切人們的日常生活亦隨之而大加改變。這都是東洋鬼子賜給我們的福音！我們應了解到此次抗戰之重要性。

上海在砲火中，在飛機炸彈的轟炸下。

上海的人們，每日清晨，當砲聲將他在睡夢中驚醒的時候，第一樁工作是買當天的日報，看今天的戰事消息。得着我軍勝利的消息，自然是狂喜；生活在緊張與興奮中過活，日用物品以前漲了一倍，每一個人嘆息生活的艱難困苦。在馬路上，除了整千整萬的難民，也就是一些人民為生活奔波。雖然因為飛機誤投炸彈而大世界發生慘劇，在每天的馬路上，並不會減少人們的擁擠。同時，又因為電車停駛的關係，一些人們只能在馬路上步行，雖然是在戰時，是比平時的人還要多百倍的。

因為大世界的被炸，一般人民聞飛機的聲音就感着恐怖，沒有從前的那一種優閒精神了。

可是，一般人毫無防空常識，一見着飛機，就毫無秩序的奔跑；其實，這是要不得的。人跑那裏有飛機快？飛機飛來的時候，最需要的是鎮定沉着，假使一慌亂，那是更會危險的。

而在上海，最近幾天，中日空軍時常發生空戰，因此，在上海的街頭，也必定發生幾次的慌亂。
上海在砲火中，在飛機炸彈的轟炸下，上海的人們在緊張與奮中生活。

這是上海的日間。可是到了夜晚，情形就完全兩樣了。

在夜晚，只聽見大砲的隆隆聲，機關槍的開闔聲，除此以外，什麼聲音也就沒有了。天地是靜寂的，街頭上是死寂的，天上沒有星星，地上沒有行人，有的只是死寂，可怕的死寂。有時候，大砲的聲音衝破這死寂，可是，大砲的聲音響後，更顯得可怕的死寂了。

上海本來是夜的都市，在平時，上海是所謂不夜之城的。上海的夜是神祕的夜，是繁華的夜；在平時的夜晚的上海，是妖媚女人的笑，是淫樂男子無限制的享樂，霓虹燈的光的交織；而在這時，什麼都沒有了，有的只是靜寂的街，隆隆的砲聲與英勇的抗戰，悲壯的死傷。

不夜之城的上海，在這個時候，在戰神的羽翼下，像女人青春一樣的被人埋葬了。

自從公共租界，法租界宣佈戒嚴以後，夜晚十時即不准通過行人車輛，街頭更顯得淒涼死

寂。而且有許多人，因為避免飛機的誤傷，所以將窗戶緊緊的關起，而將燈火熄滅；同時，馬路上的路燈也減少了，因而，街頭更顯得淒涼陰慘。假使一個聞名上海已久的人，這時跑到上海來，看着發生這種情形，他一定要問，這就是上海嗎？

是的，這就是上海。上海在戰爭的破壞中了，我們要創造新的上海。（八月十八日大公報）

一二二 南京路上的慘炸

繁華區域中之繁華區的南京路，因了有外國人保護的關係，大家都以為可以保證絕對的安全，所以在刀光血影之戰爭的氛圍裏，那裏的人們却依然度着紙醉金迷的生活，大有「戰士軍前半死生，美人帳下猶歌舞」之概；這就說明了如果慘禍不臨到自己的頭上，便無妨取「隔岸觀火」的態度。可是這兒的慘禍終於臨到了，這頗使我們覺悟到除了從抗戰中求生存而外，一切保障都全屬空虛。讀了下面的敘述，我們都應該了解無論為民衆，為國家，為自己，對於此次戰爭的責任，一切人們都「責無旁貸」。

從八月十三日展開了淞滬區的抗敵戰爭以後，在我極度興奮的情緒中，絕對沒有感覺到半點恐怖，半點畏懼。然而昨日在南京路上目擊那顆不知來歷的巨彈之爆炸，却使我心頭停留了一個不易磨滅的淒慘印象。我們願意敵人用砲火把全國民衆燬滅於抗戰的前線，但對於這種凶狠的、不道德的轟炸，決不能不提出嚴重的抗議。假如說：公理是在大砲口裏的，那末我們祇有以血腥的戰鬥來回敬這些野蠻的獸類！

正午十二時五十五分，我在新雅餐室門前和兩位朋友分別後，打算走到揚子飯店去拜訪一位纔從南京來的舊友。揚子飯店是在雲南路與漢口路之間的，所以我從人行道上向西走，預備從貴州路那裏灣過去。剛走了二三十步，突然聽到空中很迫促的飛機聲，我就在貴州路口站住了，仰首矚望，看見兩架巨型的轟炸機，好像被對手方面追趕得很驚慌似的直向黃浦江那一面逃避下去，從機身的顏色和逃遁的方向看來，其爲日軍的飛機是無疑的。漸見兩機向東隱降，我也掉轉身體，灣到貴州路上去了。就在這時候，忽聞砰然一聲，身體受到劇烈的震動，而位在貴州路口的一家洋貨鋪的櫥窗玻璃，隨即激碎在我的身旁。

轟炸聲是從東首來的，我的視線自然也移向東邊去了。首先，我看見先施公司門前的玻璃

棚坍下一部份來，南京路與浙江路交叉點上的羣衆，慌亂地向四處奔逃，在奔逃的人羣中，就有着股紅的鮮血的人，接二連三地倒下來。接着我又發覺離開我身旁十多步的貴州路轉角上，也撲倒了一位穿灰色佛蘭絨西裝的中年男子，因為距離很近，我看出他的創傷是在靠近腰際的背部，茶杯大小的窟窿，紅得發紫的血不斷地從那裏湧出來；當他倒下的時候，他還用左手從上身口袋裏摸出一塊手帕來，反手過去掩護自己的傷口，這個動作祇做到一半，他的呼吸已經停止了。我正預備代他發出求救的呼聲，另一個更慘的情狀奪取了我的視線；一個穿白衣黑褲的婦人，右臂雖被炸去，卻還亂哭亂嚷的向西奔跑，等到她聽見路旁的人說她炸斷手臂的時候，僅僅回首一顧，便不聲不響地倒了下來。這『回首一顧』的慘狀，真使我不自覺的流下眼淚來了。

街道中，汽車和人力車都在運送着鮮血滿身的男女，其中有一輛人力車上，一位穿黑拷綢短衫褲的老年人，雙手撫着他被炸破的頭顱，瘋狂似的叫喊着。在他的兩膝間，還僵臥着一個不滿十歲的小孩子。

帶着憤怒的心情，我迎着奔逃的羣衆向東走，一路血跡遍地，腥臭撲鼻。先施公司的人行道

上橫着兩具殘缺的豔裝少女的屍體，英華街口有一個報販橫倒在一位西人的屍身上。十字路口鐵柱上的崗亭中，那位管理交通燈的印度巡捕的一條粗壯的腿，從隙口裏伸了出來。先施永安兩公司的玻璃櫺窗，沒有一塊是完整的，沈大成點心舖的櫃台也炸成粉碎。據說這顆爆炸物是擦過先施公司三樓的陽台而落在街心爆發的，所以先施公司的職員，大半都受了傷。當我越過廣西路的時候，曾經親眼看見一個女職員扶着一位炸傷腿部的男職員向南走去。

捕房的警備車和另一輛裝滿萬國義勇隊的卡車開到了，我就這樣向西折回，從廣西路走到了揚子飯店。登樓後，在五樓臨街的陽台上，目送十多輛插着紅十字會旗幟的救護車，裝滿了這些不幸的受難者駛到各處醫院中去。南京路上尋妻覓子的哭聲，尙隱約可聞。

肇事後的南京路，西至貴州路，東至福建路均已斷絕交通。我在下午六點十五分光景，曾設法到先施公司門前去巡視了一趟，其時路中血跡已全部沖洗乾淨，兩旁各商店櫺窗裏碎的玻璃屑，也由清道夫掃成一堆一堆的，正在用垃圾車運去。一位高級西捕很沉痛地對我說：『日本的炸彈，至少有一百磅重量。』

八點半我到了寶隆醫院，那裏有九十幾個受傷者，其中重傷者十餘人，據醫生說是很難有

救的了。三樓的一個病房中，有姓石的弟兄三人住在一起，當我和朋友在新雅進午餐的時候，他們也坐在一張圓桌上吃飯，現在是一個炸去左耳，一個炸燬右腿，另一個是整個身體都被炸彈的碎片炸壞了。

死，不足懼！死於神聖的民族抗敵戰爭，更不足懼！然而在未死之前，我們至少要替這些無辜的受難同胞，向野蠻的獸類算清這筆血債！（八月廿四日救亡日報）

（二）

是上海的抗戰開始以後的第十一天，八月二十三日，我這一天上午是完全逗留在南京路一帶的；真僥倖，當一點〇三分巨彈突然降落於先施公司的時候，我已稍稍遠離了那危險的地帶。在新世界附近，突然一片爆炸的聲音，雷鳴一般地傳來，馬路的秩序立即發生了影響，人們都一時惶惶無措，各奔各的路。汽車裏的紳士們也嚇得全身發抖；女人更加不用說，臉也變色了。這時我往路旁躲閃了一下，往東首望去，一陣陣的濃烟往上冒，直冒到永安公司的屋頂。我聽到身旁一個人指着那邊喊：

「噯，日昇樓中了炸彈！」

可不是？濃烟冒起的地方正是日昇樓呀！這使我的心怔忡了一下。五分鐘以前，我從北京路那邊打浙江路穿到南京路來，然後才向西走，現在一顆炸彈（想想吧，這炸彈至少也有二百磅）竟落下了日昇樓，這怎樣不使人怔忡？在戰神支配之下的上海，什麼租界，什麼安全地帶，這些全都不能成立了，特別是大世界鬧過大禍，美國旗艦也吃了東洋人的砲彈，外灘到處飛着流彈的現在，任何人的生命都不會安全的了。在如今的上海，要死是一件容易不過的事！一分鐘以前，也許還在東亞酒樓吃着豐盛的午餐，但是一分鐘以後，你的肚腸却流出來了。一分鐘以前，也許你還高高興興地在先施公司裏買東西，付了賬，一踏出門便連頭帶腳飛上了半天！一分鐘以前，你也許還在十字路口和友人分手，你的友人是安全地向東走了，而你却在電車站等往西的電車，電車沒有等着，而無情的鐵片却打穿了你的腦殼……橫屍於十字街頭的，斷臂折腿的，燒的如同焦炭一般的，這些無辜的犧牲者，誰知道他們是一些什麼人呢？富貴貧賤，一下子都完了！

有些害怕的人躲起來了，對於這慘劇正視一眼的勇氣也沒有。巡捕開始禁止攔阻交通，因此我沒有趨到『最前線』去一看的機會。隔沒有多遠，可以望見鮮紅的血，傷者的爬動，和玻璃的碎片……至於屍體，哦，到處都攤着無辜的百姓的屍體。

這是誰的責任呢？把戰神請到上海來的，是日本帝國主義！這可惡的魔鬼破壞了世界的和平，用着飛機、砲彈和一切殺人的利器來對我們這愛和平的國家作戰。數千萬的財產付之東海，數十萬的難民流離失所，這些是日本帝國主義的賜予，南京路上無辜老百姓之慘死，又何嘗不是日本帝國主義者的賜予？而現在，由於各方面的證實，這炸彈是日本飛機落下來的了。日本『皇軍』的狠毒，真足令人切齒！

記住吧，日本『皇軍』不惜侵略中國的土地，屠殺中國和友邦的人民，這全世界的公敵，我們只有更堅強更忍耐地撐起抗戰的旗幟，爭取最後的勝利。當日本帝國主義坍台的一天，也就是遠東得到和平的幸福的一天了。

南京路上無辜者的血是沒有白流的。死者的仇恨，也就是生者的仇恨！（八月廿七日大公報臨時晚刊）

一三三 黃浦江上

在戰雲籠罩下，這條足以支配大上海生死的黃浦江，竟變成敵艦馳驟縱橫，充滿了火光血影的地

方了。而在平壤波動的江面上，我們的一切活動，也不能不跟着停止。從外白渡橋以東一直到吳淞口外，中國的輪船以及中國的人民，已經喪失了往來行走的權利，所以那裏的景象，人們就很生疏。果然也有不少人（大都是難民）在戰爭發生後還能從黃浦江裏出去，回到他們的故鄉，但這些人都得託庇外國輪船的保護，並且因受種種的限制，依然看不清黃浦江這時候的真面目。

但是，我們果真不能知道戰雲籠罩下的黃浦江上的一切了嗎？不，絕不！下面這些記載，便是戰神佔領下的黃浦江上的一般的景象。雖然執筆者描寫得十分簡單，却不難令我們根據着這些簡單的筆劃去設想那個在「八一三」以後展開的恐怖的場面。

（一）夜色中的敵艦

初秋的皓月，仍舊照耀着這東方商港的黃浦江頭，夜裏的涼風，仍舊輕鬆的吹來。這大同主義的月與風啊，仍舊不分畛域在照耀吹拂！可是那黃浦江兩岸，已無從遏止的燃起民族抗戰的烽火了！那江邊平時的繁華氣象，現在已隨砲聲而遠逸，只剩下靜悄悄死的面容！

記者於前夜至昨晨，立在緊鄰外白渡橋的一個高大建築物頂上，縱目四望，戰區的輪廓，盡

在眼底，黃浦江中的敵艦，清晰可視。敵艦四艘，一泊日領館旁，一停浦東，其餘兩艘分佈匯山碼頭。大阪碼頭附近江心，牠們不停的互通燈語，一閃閃的燈光，表現出緊張局面。每隔三五分鐘，只見艦上火光一閃，砲聲隨起，空氣被砲彈衝擊，發出呼呼的慘聲，掠頂而過，門窗玻璃，格格作響。敵艦的砲，多向浦東開北轟擊。現在我軍已進逼至江邊不遠，且敵我兩軍，相距甚近，兵艦上的大砲，已失去威力。若說是破壞後方，那更無的放矢，可斷言沒有多大損害。我不是軍事家，究不能斷定他們濫發砲火的作用。有人說，是助威，那麼助威就是膽怯。敵艦並頻向兩岸射出探照燈，燈光所及，船上機槍亦隨之而發慘綠色的彈光，成一直線，向岸上急飛。停在日領館前的一艘日艦，比較安靜，雖間或發砲，但不像其餘的囂張。敵艦不時的移動着，猶如巨大的黑色鱷魚，靜靜的在水中走過。

當前夜十點多鐘時候，匯山碼頭東北方，約在保定路大連灣路一帶，突然冒起兇烈的火焰，火頭比附近高的樓房還高出許多，江水變成可怖的血紅顏色，東北方的天空，照耀如白晝，敵艦旗幟砲位，更歷歷在目。火焰約半小時即滅，大概是一種極易起火的東西被燃燒，火光雖大，但不能持久。

北四川路，百老匯路，楊樹浦一帶的火焰，仍不捨晝夜在燒着。百老匯大樓孤立蘇州河北岸上面，籠罩在灰藍的天空下面，烘托着紅黃色的烟火。一陣陣烟頭起處，火舌上探，我們的衛國健兒，正在這烈火濃烟中，與侵略我們的敵人拚命了。時時送來沉着的步槍機槍聲，我在希望這槍聲愈打愈近，直至江邊。

外白渡橋今日的地位，猶如租界的「山海關」。那蘇州河是租界的「長城」，河上各橋口，外兵把守得很緊。白渡橋方面，形勢尤為嚴重，防守此處的係英國軍隊。在那死去的街道上，慘白月光中，隱約的一隊隊英軍，發出笨重皮鞋聲，往來巡邏，並時作呼哨之聲。

外灘馬路上的街燈，仍舊那樣光亮，但在此時，反覺的格外刺眼。月亮漸漸的西偏，東方的天空現出魚白色，另一日的抗戰，又將轟轟烈烈的開始了。（八月廿三日大公報）

（二）戰雲瀰漫的黃浦江

強烈的陽光，照耀着黃浦江，片片浪濤，閃露着恐怖的景象，聽那海關大鐘噹噹地打了二句，我就跳上了××小輪。一陣鈴響之後，離開了新碼頭，慢慢向外白渡橋轉東駛去，我便開始黃

浦江的實地視察。

活潑美麗的黃浦江，現在是籠罩着戰雲了。最先映入眼簾的，就是那郵船碼頭上的敵驅逐艦，像條瘋狗那麼臥在那邊，不時亂噉。受了重傷的出雲旗艦，給我們大砲炸彈打的垂頭喪氣地帶在二號浮筒邊，後部一個砲位台，也被毀了，舷壁的鐵板凹了進去，前部第一層檣格上，開了天窗，受傷的程度，着實可以。可是牠鎗面上前後的高射砲，都向天仰視着，防我們的空軍去轟炸。國輪惠康號，在岸邊擱着。五六七三個浮筒上，一連串帶着廿一和三十號驅逐艦二艘和砲艦一艘。

浦東那邊，日華紗廠，遠遠望去祇見斷垣殘壁。三井下棧面前泊着三艘淺水砲艦，碼頭上不見敵軍。其昌棧有二所堆棧給敵軍砲毀去屋頂，牠處在二個日商碼頭的中間，難免要遭魚池之殃。東邊的新三菱碼頭，停靠着十六號驅逐艦一艘，碼頭上的三層樓堆棧，給我浦東軍隊的大砲打穿了無數大洞。再東是開灤煤棧，亞細亞棧，都是冷清清地闕無一人。

再看十號浮筒上，泊着廿一號驅逐艦一艘，艦邊帶二小船的煤，敵軍正忙着一籮一籮的搬進火房；十三，十五，十七三個浮筒上，又是三艘驅逐艦，祇見敵軍把砲機拆了下來，添油抹擦；廿一，廿四，二浮筒上也有砲艦二艘泊着。

黃浦和匯山碼頭，各泊着沒有船名的運輸艦一艘，想是運到了給養。匯山碼頭的候客室裏，放着二籠鴿子。黃浦碼頭鉛皮堆棧後背，隱約有馬匹可見。小輪繼續向東進行。

我在那裏偷閒看看四週的情形：某船廠的大門開張着，另件浪籍滿地，這大約給敵艦挪去修理的材料所遺落的。路上炸彈洞密如蜂巢，狹狹的運河裏，浮停着大批木頭和竹幹，定海橋的欄干給砲彈打的七零八落。近望運河的北面，死氣沉沉，無人來往，景象淒慘，無以復加。那邊薄薄的黑雲，從西天升了上來，太陽緩緩地向下沉去。遠望某處的水泥棚下，圍坐着十來個日兵，不知吃的什麼東西。忽然轟然一聲，接着骨碌碌，潑刺刺，叮噹叮噹，我急忙望牆壁上撲去，等定了神，望東一看，遠遠地在水泥棚旁邊落下了一顆大砲彈，這無疑地是我們忠勇的健兒們，送給他們一個佐餐的禮物——開花大砲彈轟的一聲，震動遠近，接着那彈在地上骨碌碌的旋了幾轉，便撥刺刺地爆開起來，鐵片飛到路旁的鐵桿上，激起叮噹的聲音。

我們不敢多留，急忙把小輪開足了車頭，向新關碼頭駛回。天已黑了，黃浦江上更罩上一層恐怖的景象，只見敵艦的桅檣上，一閃一閃的電語，不斷地亮着，終於安全的回到了黃浦灘。（九月四日時事新報午刊）

(三) 從吳淞口外歸來

這是一個意外，在十三日晚上，遇見M|W|兩君，據說要回廣東去，票已買了。我問，「有誰送？」
「沒有。」
「那麼，我送。」
「明早就動身呢。」
「一定送你們。」
第二天清早五點鐘，我們便同車到新開碼頭。在我的本意，原是送到碼頭為止；不料輪是靠在吳淞口外的，客人堅請同去一下，好像有了我，便可以抵擋敵人飛機大砲似的。我一意念間，覺得去也好，就慷慨允諾了。那知一去便是二十七小時，過了一夜，今（十五日）晨才轉上海來，使着多少關心我的人焦急，還誤了兩件頗為不小的事。親友們都責備我太冒險了；然而在我自己，却頗覺得高興，因為我是從敵人後方歸來了。

載客小輪昨晨六點半於新開碼頭開船，八點光景到蘊藻浜，就看見敵人三架飛機在天空旋轉地飛，很低。沿着江岸，有一隊馬兵向南行，都牽着馬，很慢。再前行，有一隊步兵向西去，隊後有一輛小汽車，前後都有坦克車一輛，顯然是出動模樣。江西岸蘊藻浜一帶，敵人依岸搭棚，埋鍋造飯，炊烟繚繞可見，足證其並未深入我軍陣地。船過吳淞，在斷垣瓦礫中，看見三輛卡車向同濟大

舉路上駛去。一路上因乘客太多，殊不便於記錄。除了記得自匯山碼頭一直到吳淞口外，敵艦敵騎縱橫，砲彈轟炸慘烈之外，已不能甚詳了。

在此交代一句：九月十四日夜的吳淞口外，除進來敵艦九號兩艘，無名號的一艘，出去六號兩艘，二號的繞着客輪示威一下，可謂平靜無事。以下，我先記今晨在歸輪中所見到的。

我們的輪船五點半從吳淞口外向裏開來，到吳淞口燈塔爲止，共有敵艦十三艘，據聞前些日子有一百多艘，可見自我變更戰略，他們似乎也覺無技可施，只好開走了。

從吳淞口再朝裏，我仍是面着西岸，因爲我要再看清楚些敵軍情形怎樣。在江面上連遇敵人巡邏江面的小摩托艇二十六號C，八號D，二十八號B，一二三，一三五，一八五等號，但遇着我所乘的某國小輪，並未叫停止或查問。遠望中國公學原址，「一二八」的敵人砲火痕跡仍有可見，而吳淞岸上所有建築，又成爲一堆堆新的斷磚殘瓦了！所遭的轟炸，顯然比以前更厲害。市立衛生事務所旁，停有敵人卡車小汽車五十餘輛。吳淞鎮車站毀餘之屋，似經修理過，裏面擠滿了敵兵，堆積木箱很多，是子彈之類。過滄浦局，見敵艦二十一號，另有第五御影丸，當陽丸，第二福井丸，到蘆藻浜，見有一小隊敵兵三十餘人，隨馬車八輛，沿岸上路徑向南去；又有七個步兵倦意地

向北，看來都是無精打彩的。在水電公司前，有敵艦二號，橋旁又有一艘一號敵艦。英商祥泰木公司，巍然獨存，岸邊有一無名號敵艦。在「電線過江，禁止拋錨」招牌之旁，有敵艦二十三號及無名號艦各一艘。

小輪到虬江碼頭，遭過砲火的痕跡，顯然可見，碼頭邊旁的洋房也曾被炸，這足以證明這個碼頭是被我軍佔領過的。這處停一十六號小軍艦，附近又有一二二三號敵艦，上面還站一個旗語手呢。裕豐紗廠前，也停一艘小敵艦，大康紗廠前，有小撥船十餘隻，同與紗廠前，停鳳陽，雲陽，大陸等九隻，永安紡織廠前，停敵艦一艘。

八時到楊樹浦港口，有敵艦大小四艘，有一敵艦正在升義大利國旗，並致敬禮。申新紡織廠旁，有敵輪第五雲海九一隻，招商總局前，有敵艦大小各一，大的無名號，在艦首有碟大金星，小的有十一，十七兩號。小輪至此，已快靠岸，而浦江中縱橫都是外國的兵艦和商輪。人在我國江心，儼如身處異域！登岸一望，海關鐘長針明，示我已十五日晨八時半了。（九月十六日大公報）

（四）浦江十里巡視記

從蘇州河口以東，到楊樹浦一帶的浦面上，在滬戰爆發後，無疑地給敵人做了海軍的根據地。牠們憑着浦西租界的掩護，可以從容輸送軍隊登陸。在浦東一方面，又有許多洋棧，幫助牠們做了屏障，阻住了我軍的視線，所以日艦就敢肆無忌憚地，控制了那一段江面上的交通。爲了要明瞭在敵艦警戒下的浦江兩岸情況起見，記者經過友人的介紹，特地在今天上午八時，搭乘某外輪公司之小輪，到那裏作了一度巡禮，在短短十里的水程中，得到了無限的感觸。

天氣是非常清朗，江面上的氣候又很涼爽，一隻長不滿十丈的小輪，離開了法租界外灘，向着下港前進。衝過了各國的艦陣，船在蘇州河口向東轉了舵，首先接觸在我們眼簾裏的便是那座日本領事館，情況委實淒涼極了：碼頭邊僅僅泊了一隻給我軍轟燬了煙囪的小輪，領館前面被我空軍炸開的一個大穴，還留存着，領館的門面也受了相當的損傷，再望望館裏，黑沉沉連一個鬼也捉不出，頂上也沒有太陽旗掛着，一切都和死了一般。

虹口招商中棧，已給敵人佔據，做了屯積軍火和食糧的大本營。碼頭上泊了一艘小型砲艦，那裏見到有許多日人，上上下下，在很忙碌地搬運一箱一箱的東西，不恐怕是子彈吧！出雲旗艦也就停在浦心，浦東有法商永興石灰棧替牠掩蔽，牠却可以安然向浦東開砲，艦面上堆了無數

的沙包，前後有幾個兵士拿着望遠鏡，向空瞭望，這顯得牠們正在恐懼着我空軍的光臨。

我們的坐船繼續在前進，遙遠望見虹口南洋煙廠的屋頂，雖然還保持着牠的雄姿，但每個窗口都已燒得焦黑。這時一個乘客戟指罵道，「×××××，牠們打不過我們，只會在後方偷偷地放一把火，就算完結！」浦東其昌棧，新三井棧房和浦邊的辦公室，都給砲火轟塌，只剩下軀殼。英商公和祥棧房，也給敵艦轟了好許多砲洞。新三菱外棧，全已焚燬，裏面很高的棧房，至今還在燃燒着。這一段地帶，很顯明地曾經過劇烈的戰鬥了。

浦東招商華棧，在沿浦邊並列着十多個棧房，都給日艦砲火轟燬，這裏存在着斷垣殘壁，滿目淒涼，於此可見敵人的兇狠，不在戰鬥力的強大，而是破壞建築物的本領特別高，只要是我們的工廠，我們的棧房，非特地轟個光不興的。

浦江內的浮尸，在那一段裏特別多，在威安瑪路碼頭一只海關的卡船旁，一連串有二十多個。我們凝神地細看，有的雙手反縛，滿身創傷，這無疑是無辜的平民，犧牲在敵兵手裏。其他各處，都有這種情況，或是隨波逐流，或是半陷灘上，慘絕極了。這十里的短程中，一共見到十艘敵艦，一只出雲旗艦，一只巡洋艦，四只驅逐艦，四只淺水砲艦，平均都有一里路的距離。這樣疎疎朗朗

的佈置，顯然是畏懼我空軍的轟炸。我們還見到一只鐵甲小汽船，大概是在吳淞一帶企圖登陸時所用的呢。（九月廿八日申報臨時夕刊）

二四 浩劫中的虹口

雖然淪于浩劫之中的虹口和我們僅有一河（蘇州河）之隔，可是從「八一三」戰爭發生到現在，我們祇能遠遠地站在蘇州河南，遙望着那裏漫天的烽火，諦聽着遠近隆隆的砲聲。當外灘的敵艦停止發砲，天上的敵機暫不轟炸時，我們也可帶着一顆緊張而沉重的心，跑到外白渡橋跟前以及蘇州河南岸的馬路上像小偷似的窺探一番對岸的景色，但映入我們眼簾的對岸，是寂靜的一片死市，一座座高大的洋樓，同殞死了的巨人一樣巍巍然矗立在那裏，直挺挺的馬路上，堆着高低不一的沙包和鉄絲網；偶然也能看見有一兩個敵人在沙包背後閃過，但很快的就像鬼怪變幻似的，在一剎那間，不知躲到什麼地方去了。虹口到底怎樣了呢？依然看不出什麼結果來。

要知道虹口的真實情形，在戰事未結束前，當然很難。但是，我們有時候也可從難民口中，零零碎碎地知道一點，下面這三段，雖然不是虹口浩劫的全部景况，然而在這三段文字中，也不難想像出虹

口浩劫的一般情況。

(一)

日軍的慘敗，可以從他們在虹口一帶的慌亂的情形來證實的。

記者有一個親戚，是在昨天逃出來的。他住在東漢壁禮路元芳路的大中國洗衣店樓上，他以為這次戰爭是跟一、二、八差不多的，所以在一條街上都搬空了的時候，他還是與二袋白米共存亡。然而，槍聲一天天響了，一天天地接近了，他很後悔，可是已不能跑出去了。

是前天，槍聲更密，更緊，更響了，就像在門前，他又隱約的聽到呼喊聲，他嚇極了，抱着妻子，兒子，縮在桌子下抖着，眼睛一閉，祇有等着死了。但，過了一回，槍聲又去遠了，這才由桌子下爬出來，大家相對流淚。

晚上，街上很沉寂的，遠遠的有砲的聲音。大概是九點鐘吧，他們的前樓的窗外一片通紅，他們以為是隔壁火燒了，連忙從屋子裏逃了出來，躲到弄堂裏去，他們抖索着從弄堂門向外望，那斜對面的祥裕里房子已經是火光冲天了。

雖然火燒的並不是他的房子，他已沒有勇氣回去，就在弄堂裏立着到天明。

天亮了，祥裕里一帶房子已經成了一片焦土。他看見一隊日本兵很慌忙的從新記浜路在漢壁禮路奔到元芳路，轉到西安路，奔進了協興木行。又有一隊日本兵從塘山路到西安路，奔入西人辦的雷斯德工程學校。

在東漢壁禮路的日兵，他們正在永祥北里打開了各家的門，到裏面去搜查着。有一二個人從房子裏給趕了出來。一個男人不願離開自己的房子，給日兵在大腿上刺了一刀。以後，祇見日兵在聚康醬園裏放了二槍（不像一般的步槍）裏面就冒烟了，一會，火已冒穿了屋頂，一直燒到中午的時候，從周家嘴路起，到元芳路一帶房子都燒光啦！

他們躲在弄堂裏，終於給日兵看見了，把他們拖了出來，他們嚇得什麼似的。各人的身上都給他們搜了一遍，然後，指指白渡橋那邊，叫他們：『去！』

當他們狼狽地跑到周家嘴路時，他們看見自己的房子也在燃燒着了。

從萬國大戲院，莊源大，百老匯路，經過外虹橋，到白渡橋，給日兵搜查了十餘次。

現在，他們是什麼也沒有的人囉。（八月廿四日救亡日報）

我們走到外灘公園旁邊的碼頭上，見着前面擁擠着一堆人，我們也好奇的跑上前去，在一堆人中間，見着一個衣服襤褸滿臉繃紋的中年婦人，涕淚交流的在訴說她從戰區逃出來的經過。

「我本是在楊樹浦的東洋人開設的紗廠裏做工的，打起仗來了，沒有辦法，只得躲在工房裏。我們窮人逃也無地方可逃的，每天聽着轟隆的砲聲，見着的是這里那里火燒，但是，我們依然是躲在家裏，不敢出來，一出來，就會被子彈打殺的。我們那里打死的人很多。只等到了今天的早上，週圍的槍砲聲更緊急了，我們聽得見吶喊聲，嘶殺聲，我想，這一定是中國兵打來的，那就好了，東洋兵吃敗仗，再不會欺負中國人，中國人有好日子過了。正在這個時候，我們工廠裏東洋頭腦走來了，他催促我們快搬快走，他說：「因為這兒很危險！」

「所以，我們只得拿了一點簡單的行李，將我們所餘剩的錢拿走，你想，我們做工的人那兒來的多錢，不過是角子銅板吧了。誰知東洋鬼子的心真狠，他連角子銅板都要，我們的破爛行李都要，只放一個人走。我們從榆林路的工房出來，經過十幾趟東洋鬼子檢查，檢查一道就拿出一點東西，假使你稍為說一個不字，就拿出刺刀來，殺的一刺刀，將老百姓殺死，中國的老百姓有許

多被東洋鬼子殺死的。」

最後，她啼哭的向着衆人說：「我什麼都沒有了，跑到什麼地方呢？」

由這一個婦人的話語裏，我們可以看出日本軍人的殘酷，一般民衆對於日本帝國主義的憤恨。

這時，天空是蔚藍的，只有東方一朵黑雲湧起，一羣人離開了這個從戰區裏逃出來的中年婦人，眼看着東方的一朵黑雲，發出各式各樣的感嘆。

「爲什麼打仗的地方雲就不同呢？」有人這樣好奇的問。

「不，這不是雲，這是黑烟，這是房屋被燒燬時候的黑煙。」有人這樣的解答。

是的，這是房屋燒燬時候的黑煙，黑煙升到天空，就變湧湧的黑雲。在這黑雲瀰漫之下，有許多房屋財產被焚燬了，有許多生命喪失了。

外灘公園的門依然照常的開着，巡捕站在門口，一無所事的在看着行人。外灘公園附近的幾家銀行，不但是緊關着大門，而且還釘上了木板。而奇怪的是，外灘公園內依然有着遊人，還有一對青年男女在江邊私語；我真佩服他們的開情，我也佩服他們的勇敢。（八月廿八日大公報）

(三)

最近一週以來，戰事的重心，集中在羅店吳淞一帶，讀者的注意力也跟着戰區的擴展，而注意到那一帶地方去。虹口區內的情形，雖然也是大家所急於要曉得的，但是就爲了戰事重心的遷移，在大家的腦海裏漸漸淡薄下來。本報記者，無意中在一個難民收容所裏遇到一位剛從虹口區逃出來的同胞，得到一點關於該區比較詳盡的情形，現在，照他憑記憶所口述出來的，照錄在下面。這大概是本報讀者所樂於知道的吧。

他是住在楊樹浦一帶的貧民窟裏的，戰事發生以後，就失了業，妻子在某一天晚上突然失蹤，自然是死去的了。他因爲病着，即使是在戰爭猛烈的時候，始終無法逃出戰區，他自問是必死無疑的了。但是奇怪的却是病却漸漸好了，求生的意志逼着他，終於歷盡了幾多危險，安然逃過了蘇州河。講述這段故事的時候，猶有餘驚似的，就是聽的人，也好像聽着一段傳奇的故事。

因爲要逃避日本浪人的留難，他從楊樹浦繞走了許多馬路，所以能夠看到虹口區多方面的情形。現在馬路上的屍首已經沒有了，就是日本兵也很少看見，更因爲大火之後，路上真是清

靜極了。不過小弄裏面，還有少數沒有移去的屍首，那些屍首已經分不清是被害的難民或者兵士了。

該區內大火燒了兩天兩夜的情形，我們所看到的祇是紅光滿天，火鴉亂飛而已，就是憑經驗的猜測，也僅僅是約在某路某一帶罷了。他告訴記者的情形，雖然也不能說是調查得很詳盡，但也可以見十之八九了。從楊樹浦路，百老匯路，直到外白渡橋，靠浦江一帶，大概都完好如初，卽是槍砲的傷痕，所受的損失，也很有限。靠北一帶，真如弔古戰場文中所說的「傷心慘目，有如是耶？」現在從他沿路看到的，分述在下面：

楊樹浦自來水廠（在華盛路）後面，幾乎是一片焦土，三面馬路都犧牲在大火之中了。

從楊樹浦路向南來，沿途燒毀的房屋很多，不過是斷斷續續的，照普遍的情形說起來，應該是倖運的地帶了。

從茂海路，匯山路，沿百老匯路直到外虹橋，這一帶損失最重，完全是一片瓦礫之場了。卽是碩果僅存的華記路一段，雖沒有遭到火難，也被毀于槍砲，所有房屋，都是百孔千瘡，東斜西傾的了。

東熙華德路上，從茂海路到華記路也完全燒毀。

其他：提籃橋，公平路，塘山路，大連灣路，元芳路，兆豐路各處，都遭遇火災，不過沒有百老匯路及東熙華德路之慘罷了。

在昆明路，匯山路，舟山路，發見了幾個極大的炸彈洞。

南洋兄弟煙草公司的廠房，沒有燒毀，兩旁的棧房，則是一片餘燼了。

至於我軍佔領匯山碼頭，據他告訴記者的情形是這樣：十七日的晚上，我們的軍隊確是到匯山碼頭的，當時日本軍隊紛紛潰退，還有一個插曲可以一記，就是屈臣氏階壁有一個棧房，由二個中國人在那裏看守，他們是得到日本軍隊特別保護的，但是那天晚上，有一個日本兵士突然去叩棧房的門，門開之後，他向內開放亂槍，那二個看守者幾乎嚇得面無人色，大概就在這天晚上，也溜之大吉了。

關於敵我兩軍對峙的地方，一個普通人民，當然無從探悉的，而且他是從那邊逃來的。不過照他所看到的，不妨記載在下面，作一個參考。

他是繞道從平涼路來的，遙望北面的河間路，在格林蘭路，甯武路，臨青路的三條路口，敵軍

都築着很好的防禦工事，沙袋都是北向的，駐有很多的敵軍。在中虹橋東熙華德路南塊，也見堆着沙袋，因為東北面塘山路及兆豐路就是我軍的陣地。

此外，（一）黃浦碼頭已經駐有正式陸軍，他們都是穿着橡皮鞋的。那些鞋子的式樣，或許是他們穿慣了木屐的緣故，有特別分出一個大拇腳趾的部份。談到這一段記述的時候，其他的難民都大笑起來，但是記者却欽佩他在逃難的時候，還能注意到這些瑣碎的部份，因之，推測他所談的情形或不致十分含糊。（二）招商局中棧亦駐有日兵，門外巡邏的却是便衣隊，臂上都佩着黃布的肩章。（三）北蘇州河路自來水橋北塊河濱大廈，也有日兵。（四）日本領事館門前，因為堆着很高的沙袋，所以無從知道到底被炸燬了沒有，而且照情形看來，裏面或許依舊駐有軍隊。這一篇珍貴材料的收穫，我們應該特別向這位被難同胞感謝的。（九月三日申報）

二五 戰神足下的上海街頭

上海，奇怪的上海敵我雙方的軍隊，在某一區域衝鋒肉搏，而所謂大上海的人民却不妨在另一區域縱慾狂歡，啊，火山上跳舞的人們，但同時在這些火山上跳舞的人們中間，却有一大部份，都隱藏

着極其悲慘的內幕，如果你巡禮一下戰神足下的上海街頭，你就可以看出一幅隱藏着悲慘的內幕而在火山上跳躍之畸形的圖畫。

(一) 蘇州河沿岸

一腳踏着烽火連天的戰區，一腳踏着所謂安全地帶的蘇州河，大家把它當做一座堅固的城堡，希望離戰區不遠的彈火永遠不會飛到河南來。

立在蘇州河南面，可以看到一些戰爭的影子，聽到比較清楚的槍砲聲。每天，總有許多人站立河南，似乎在運用眼睛，又好像是在運用耳朵，企圖知道前線的情形。

從外洋涇橋到白渡橋，已由英軍實施戒嚴了，但汽車還不時的由橋上通過，是外國人，是日本人。

立在橋的左面，可以看到白渡橋下的水面上橫着木條和木船，從蘇州河到黃浦江的口是堵塞了。據住在附近的人說，這是日軍所築的水上防禦工事，防止蘇州河內有不利日海軍的行動。

水上防禦工事旁邊，漂着許多東西，那中間有好幾具浮屍。

二白渡橋，北四川路橋的交通都斷絕了，在中國公園裏可以看到這二座橋塊的日軍行動。郵政局對面日商無線電材料店的門開着，不時的有日軍出入，似乎在裏邊築着什麼工事。中國公園裏站着看的人太多了，引起了對河的日軍的注意，那殺人不眨眼的日軍竟然用步槍向中國公園我們的一羣瞄準，砰的一槍大家都很敏捷的散開了，沒有一個受傷的。

橋南塊雖然有英軍堆的沙袋，但英軍的防守，是相當鬆散的。

由江西路橋跨到河的北面，又轉到北河南路，一直伸入到海甯路過去，凡是可以通到北四川路的各條馬路，都堆了很厚的一人多高的沙袋，北四川路一帶的情形，無法用目力去透視。

常走到海甯路附近時，可以聽到三三二二的步槍聲，是從虹橋方面傳過來的。

北河南路一帶的秩序，從天后宮橋起，一直到小菜場爲止，由中西巡捕維持治安。那里的情形很亂，流氓三五成羣，出沒於各弄堂。我也看見抓住一個偷東西的傢伙，被巡捕鞭打。

兩業小學裏駐有很多的英軍，門前並有小鋼砲裝置，從那裏起，到北河南路底由英軍戒備。愛而近路各條界路口的鐵門，北浙江路，開封路的鐵門，都由英軍駐守。江西路橋到泥城橋的河

北，仍舊可以自由行動的。這一帶區域內，雖然家家戶戶都關了門，却還住着不少的人。

離火線那麼近，居然還很安靜的樣子！上海真是『特殊』得可以。（八月廿四日救亡日報）

（二）從洋涇浜到白渡橋

當我們英勇抗戰的勇士把敵人驅逐到黃浦江邊時，公共租界當局便把從外白渡橋、洋涇浜一段的黃浦灘路作為警戒綫而不許閒雜人等在那裏走動了。

昨午記者從南京路一直走到外灘時警戒已沒有像以前那樣嚴密了，僅僅不允許衣衫襤褸的人通過去。

從洋涇浜到白渡橋，那些外商的洋行與銀行都用了沙袋把窗戶塞住了。每一路口雖然都有沙袋和鉛絲網，却不一定有守軍。祇北京路以北一段還不容許輕易走動，戒備自然也比較森嚴。外灘公園關了門啦，雙層的市輪渡碼頭更是冷清清。北京路碼頭停泊着滄浦局輪船，一根尺許間徑的鉄管，從船上接到馬路，陷到地下，而且有木架沙袋保護着它，據說這是抽泥用的。鄰近的碼頭有不少燒柴油的船，卸着捲筒紙和裝箱的茶葉。碼頭裏淺水裏，一艘鉄壳子的船

沉沒着，祇船底露在水外面。海關碼頭上的汽輪，全是裝載外國駐軍的用品和罐頭食物，穿着像外國三道頭一樣的意大利兵，正把步槍擱在碼頭旁，搬運着東西上卡車。

海關鐘剛敲過一下，飛機的聲音又在天空上響着了。是一架敵機，它正在春江路上繞圈子，很低的一圈又一圈。春江路的市輪渡碼頭還載浮在浦東的江邊，而美麗牌廣告後的一宅洋房，已被敵人的砲火炸得祇有牆壁沒有屋頂了。好久，敵機還在那里低飛繞圈子，突然，敵機向下用機關槍一陣的掃射，底下一點反響都沒有，於是，它飛走啦！

一會，一艘豎着一面太陽旗，頭架着輕機關槍的汽艇擬僞離開春江路碼頭以北約十米的陣地，也許已發現了什麼，快就掉轉頭向匯山碼頭那甲駛去。

立在市輪渡碼頭旁向楊樹浦那邊看過去，那里停泊着敵艦，計日領館左一艘，啞子碼頭一艘，浦中心一艘，順泰碼頭一艘，再望便看不清楚了。

那邊的一帶的碼頭已經改了一個樣兒，碼頭上已蓋了鐵板，像房子一樣，裏邊在幹些什麼是無從得知的。

敵機又在春江路上空像老鷹般的盤旋着了。一圈又一圈，雖然大雨傾盆，還是等挪了二顆

炸彈後才像濕了羽毛似的飛回去。(九月十七日救亡日報)

(三) 十字街頭

近來法租界的市面，雖則還沒有恢復原來的狀態，但已漸漸呈着活躍的氣象，不像戰事初起時那樣地蕭條冷落了。假如你有閒暇，到各馬路去巡視一下，有一種與往日顯然不同的情景，會映到你的眼簾上，那便是馬路兩邊的各種小販攤子的增多。其中有許多種的買賣，是以前在租界上所不易見到的。

這種事實，假如我們把人類生活的法則，與社會經濟的原理解釋，是十分富於趣味與價值的。求生是動物的本能；因此，一個人無論遭遇到怎樣的艱難與困厄，他總得想出法子來延續自己的生命，而決不甘心聽任着那艱難困厄把自己的生路來斬絕。如今戰區以及危險區域的人民，有資力的早已遷入安全地帶了，無資力的，一部分已淪落為難民，一部分尙驚惶無措於火線中；有一部分資力並不十分充裕，但又不願加入難民的隊伍去待人賑救的人民，逃進租界之後，那就只好做一點小本營生，來維持一己或一家的生計。近來法租界小販的增多，其原因或者

就由於此。

做生意不愁沒有主顧，就如下了種子不怕不長青苗一樣地可靠！假如你不信，讓我告訴你，昨天下午我在各馬路所見到的情形。

熱鬧的地方，我們就把法大馬路來做代表。就鄭家木橋到東新橋一帶中心區域而言，以前只有極少數的賣銀練的，書報的，書夾或衣夾的小販，流蕩在馬路的兩旁，招呼着過往的行人；現在却大不相同了，商舖前的廊下，幾乎鱗次櫛比地都是小販擺子，有賣生山芋的，五香豇的，綠豇湯的，這些都是祇須微薄的資本，簡單的用具，一個人的心力，就可以經營的生意。還有賣夾沙方糕與脂油定勝糕的，那就非得要有兩個人合作不可，一個人蒸糕，一個人收錢交貨。沒有開門的大商家前的鐵柵欄上，正好被賣書報的利用着，把書報一冊冊一份份的插在空隙里，倒比現成的書架還好。出賣的書報，大半是『抗戰畫刊』、『抗戰三日刊』、『抗戰週報』、『抗戰……』、『防毒常識』、『防空淺論』、『防……』等最適合於時代需要的讀物。關閉的小商舖的板門上呢，滿掛着『上海最新地圖』、『上海戰時形勢全圖』以及印有蔣委員長，閻副委員長，宋哲元等各抗戰將領肖像的『華北戰爭形勢圖』等，這是最能迎合一般人心理的一宗買賣，所以作

成生意的人不少，圍在那兒細尋覓戰區各地名的也不少。在這些攤販的左右前後，賣晚報的小販，像蝴蝶在花叢中一般地穿梭迴旋着，他們大都用着急促的脚步，匆遽的神態，驚惶的聲調，要引起過路人的注意，非買牠一份看一看不可。大概由於地域的關係，在那一帶，喊大公晚報的要算佔着絕對的多數。還有一部分小販，用一塊布舖在地上，上面放些手巾，襪子，襪帶，汗衫之類，價錢非常便宜，印花蔴紗手巾祇售三分錢一條，線襪子祇賣五分錢一雙。我疑心那是敵國的商人在臨回國時脫售的貨物。一般小販爲着自己生計，還在代他們出賣，我們固然要給以相當的原諒；但我一想到，我們的金錢，給他們買了飛機大砲，來橫行不法的任意轟炸我們的良民，我真不禁心痛，不禁眼淚會簌然落下！

再到比較冷落一點的地方，如重慶路，白爾部路等一帶，那兒平昔是很少有攤販的，現在可因着居民的增多，而成爲熱鬧的地處了。賣涼粉或綠豆湯的攤子特別多，那些東西是吃不起冰淇淋，赤荳刨冰的人們的最好的冷飲品；賣炒麩，油煎糰子，油煎蘿蔔絲餅，油煎蔴糰，赤荳粥的攤子也不少，這些都是中等階級以下的人民最適宜的果腹的食物，孩子們也喜歡買來吃，因此，各攤的生意都非常地興隆。一個道士打扮的老年人，左手腕上盤着一串佛珠，右手搖着一個竹筒，

在一所學校前的竹籬笆上掛着一幅觀音像，上面寫着：

「量度尺寸知禍福，指示迷津定安樂，提醒久困英雄輩，善觀氣色知休咎。」

這大概是量手算命的。還有一個人，也在籬笆下，放着一隻小箱子，旁邊有張白紙，上面寫着「空瓶變酒，小鬼敲門，無中生有，帽中生蛋……」那是教人變戲法的，每套大洋一角，逗引着不少孩子圍在那兒。這一般人，以前在租界上，除了偏僻的地處以外，似乎很少見到。

的確，求生是人類的本能！那一處不適宜於生存，他們自然會遷移到別一處。一個不缺手不斷腿的健全的人，假若會使自己陷於飢餓的絕境，那他只好怪他自己的懦弱與無能。生活在動盪的時代裏，正是發揮各個人民生存力的最好的時期。這一種力量的擴展，小則足以維持一己一家的生計，大則可以保持整個民族的生命。（九月二日大公報臨時晚刊）

一六 燬滅了的吳淞

吳淞，這位居上海咽喉的要地，它平時在經濟上有着極重要的地位，在戰時，在這次淞滬抗戰中，更有着它在軍事方面的重要性，所以從戰事外擴以後，吳淞便很自然地成爲敵人攻擊的目標；而且

終於在大砲飛機之下燬滅了！這應該是一個巨大的傷痕，我們要從速彌補！

(一)

『一九三二年戰後重建的吳淞，今日只見廢屋頽垣，已全部燬滅了。』

這是大陸報記者在參觀戰後的吳淞後所發出一句淒涼的評語。以前是一個新式的建築，紅牆赤瓦，今日已變爲日軍砲火的灰燼，看起來，好像一個炸碎的墓園。壓抑在瓦礫堆中的生命，當更無從統計，而物質的破壞，更難推想，一九三二年的遺跡，至今亦被日軍的砲火燬滅。目光中所能看到的，只是幾個碼頭的建築，以便日軍的登陸。吳淞已變爲他們的大本營，他們進攻的根據地，他們堆儲軍火的棧房，昔日海濱風物到那裏去了？

(二)

每當春秋佳日，結伴往吳淞小憩，海濱流水，潺潺東流，舉目第見各國商船，往來黃浦之中，水波微起，隱隱顯露着人生優游的興趣。但是，今日所見到的，只是各國軍艦的進出，那微動的水波，爲軍艦掀起大浪，無形中告訴他們世界大禍之將臨，知前途行將發生的危險。軍用卡車不絕於途，騎兵載道，觸目驚心。像昔日的一聲汽笛，水鳥遠飛，這種種富有詩意的自然美景，會幾何時，一

變而爲砲聲隆隆，血肉橫飛之所矣，緬懷往昔，不覺淒然神傷！

(三)

吳淞，這世界之大港口之一的吳淞，在那裏，外國商船不斷地將貨物吞進牠的口中，仍由那裏不斷地吐將出去，上海的重要性，完全爲吳淞所造成，而今日上海的戰爭，竟燬滅了吳淞昔日之繁榮！

(四)

自吳淞到虬江碼頭，滿目瘡痍，不知堆積過多少戰士的屍體！今日雖都爲日本軍艦連出口外，而血痕宛在，猶可辨識。

自吳淞至寶山，只見日軍的軍用品絡繹於道，叢林深處，密藏着殘殺人類生命的利器。吳淞，一羣羣的被壓迫的大和武士，由那裏進來，一個個的屍由那裏出去；那侵略者，在昔日是以貨物來吸取中國的錢財，今日只是拿活潑潑的生命，以換取陰沉沉的死亡而已！

吳淞，一切只有死的掙扎，和一九三二年後那樣的重建。（九月廿二日華美晚報）

二七 滬西新劫

在這兒，我們更可見日寇之兇毒險狠，無往而不發揮其獸性；即使是與軍事毫無關係之無辜無依的平民，亦難免遭受無辜的毒害。

近日，日本的報紙，愛用『修羅場』的字眼作標題，『修羅場』本來是魔鬼的創作；滬上的慘酷修羅場，實乃日本軍閥魔鬼之傑作。即如滬西一帶，在這次戰局中，全無軍事的意義；西站則運送過飽和的住民出境，北新涇，周家橋一帶則係農民菜蔬園圃，供給上海市民的果蔬，初不與敵軍有什麼妨礙，而乃一日轟炸，造成極大的無辜犧牲者，益信軍閥如獸，有獸性而無人性，不可以常情解也。

昨日午後，記者由兆豐公園西行，空中的敵機還在那兒盤旋，彷彿自作自贊，在那兒賞鑒自己所污毀的圖畫。準備趁車的旅客，在樹底下躲閃着，滿臉都是張皇之色。車站上人員，一頭拭汗，一頭望天，也不知道這股毒熱什麼時候會完結。越過路軌，沿白利南路而西，即見一鄉農婦號啕呼天而來，我走上去問她，她一把眼淚一把鼻涕吉吉八八說不清楚，別的人代替她訴說，她的十

七八歲的男孩子給炸死了，她只有這樣一個孩子，種菜賣菜過日子的。她那辛酸悲痛的哭聲，代替了一切被犧牲的無辜的農民的呼號。鄉人們告訴我：陳家渡死了十多個人，傷了三四十人，周家橋也死傷了二三十人，北新涇炸了兩大處，洞洞有一丈來深，死傷的大約有好幾百人。他們都給斷了的脚，流了血的頭給嚇昏了，實在的情形，也說不清楚了。總之，受殃的是一羣賣菜的鄉民農婦們，炸毀了的是一些菜攤、矮屋，還加一個破窰子——那死傷最多的處所。記者要想往西探探實情，因為那邊秩序很亂，警士阻止前進，只能由中山路往北，在大夏大學左右巡遊一番，看看那被敵機所毀了的木橋，想想禍患未已的大劫！

前幾天，敵機轟炸南車站，死傷無辜平民數百人，敵軍發言人對各國記者猶強飾為轟炸中國駐兵，騰為話柄。昨天敵軍發言人又謂滬西築有華軍砲兵陣地，乃加轟炸；外報記者詢以菜攤即砲陣，菜販即砲兵乎？乃面紅耳赤，無以為答，其發揮獸性，更昭然若揭。

據國際學專家觀察，華南沿海岸及華北沿海岸封鎖與轟炸滬西，同為向第三國挑釁的一貫政策；因為英、美、法努力進行上海中立地帶的交涉，與其憑藉租界作戰的卑劣計劃不利；且英、美駐軍增多，租界秩序較復，亦為敵軍所不喜，故隨處轟炸，造成恐怖事件以爲英、美和平運動之

反答案。有人說敵軍炸北新涇，不過想使上海市民沒有菜蔬買，可謂見其作惡的肺肝。

日暮途遠，倒行逆施，此可作日本軍閥之墓誌銘也。（九月八日大晚報）

二八 龍華古剎的毀滅

在日本帝國主義瘋狂的屠殺之下，不要說是每一個活着的中國人，就是並無生命的中國建築物，甚至中國的坟墓，都會變成敵人攻擊的目標，這也可見敵人的居心，他們是不惜施展其一切最殘忍最無恥的手段，來澈底毀滅我們的。九月十一日大隊敵機的轟炸龍華，把無生命的泥菩薩炸得七零八落，便好同後來敵機轟炸浦東各地的坟墓，將已死的尸骨炸得狼藉滿地，成爲一個極好的對照。

具有一千九百多年歷史，每年春天吸引着成千成萬善男信女和遊客的龍華古剎，昨天在敵機的轟炸下，已大部變爲廢墟了！敵機一再轟炸我非戰鬥人員及非戰鬥區域，不但違反人道，暴露他們的殘暴，而且顯然違反國際公法。國際公法上明白寫着，兩國就是在宣戰後，亦不得轟擊敵國的醫院、寺廟、學校等。敵人這種暴行，只有加強我們抗戰的決心！

敵機九架襲擊龍華鎮，是在昨（九月十一日）晨九時許。聽說敵人事先據奸人報告，龍華寺駐有重兵，其實這裏面只有卅幾個「四大皆空」的和尙，其餘就是大大小小的泥佛。敵機在龍華廟上，一共下了七個蛋，一個在大殿，一在天王殿，二在三聖殿，一在庫房，一在大門右邊，一個未爆炸，三聖殿旁二彈中有一個是硫磺彈，炸是炸了，幸未燒起來。廟內僅炸死「香火」一人，傷和尙忠良、海宏、照惠等四人。另外敵機在寺旁龍華花園，一下又擲了十二彈，可是只爆炸了兩個，炸死饅頭店老司務王鬍子一人，又在寺後窖溝丟了七八個彈，傷七八人。龍華鎮上因中流彈死的有十三歲幼孩小耳朵一人，傷警所巡長黃標、警士劉萍生等十餘人。一位住在寺內三四年的佛婆身受重傷，昨天下午也死了。總共死傷的有卅多人。

記者於事後趕往調查，龍華鎮上許多低舊的小房，亦有幾間被震倒。寺左的牆垣被炸倒，地下一個大坑，旁邊的鼓樓坍了一大半，進門處的四大金剛，並未傾倒，只是身上的泥金落了。左邊很有名的五百尊羅漢，全部滾倒在灰燼中，濟公殿四週皆已轟毀，只剩得濟公還巍然獨存，留在殘瓦中。大雄寶殿屋頂上中了一彈，所有大小匾額都掉下來了，正中巨佛還巍然獨存，地下磚石成堆。後面三聖殿也炸得很厲害，兩尊佛像睡在地上。三聖殿前一個硫磺彈未燃燒。

據該寺住持告記者：「龍華寺建於三國時，吳赤烏年，是孫權所建，現在算算已有一千九百年。這次損失不下廿萬元，將來不知道何時才可以恢復！」說時，他愴喪地嘆息着。

在春天，不少青年男女要到龍華看桃花，昨天寺旁花園也被機關槍打得不像樣子，明年的春天，恐怕沒有桃花好看了！

幸運的是龍華寺前那座寶塔，還僥倖的矗立着；不過昨天經過一番震動，當然會影響它的壽命，而且塔旁沒有古剎，沒有桃花，不是更覺得孤獨和淒涼嗎？（九月十二日立報）

二九 一萬多逃難的人

這兒也呈現了一幅戰地中之寫真圖畫，我們可以從這幅圖畫中看見敵人之兇殘面目，同時也看出在敵人飛機大砲下所造成瘡痍滿目的情景。

自從京滬滬杭兩路開車後，據說每天向着這兩條路上逃難的人，達好幾萬人。

記者爲了要明瞭西車站的情形，曾經到那兒去巡禮過一番。坐着雙層公共汽車向滬西出發，在恩園路上，不時地可以看見英軍所築的防禦工程，沙袋堆得伸向了街心，僅可以通過一輛

公共汽車來往的雲飛與祥生的汽車，不斷地穿流着，人行道上攜老扶幼的難民，潮水似的向着西車站那兒湧。

兆豐公園的門口，英軍仍舊在那兒建築防禦工程，黃包車夫拖着沙袋，一輛一輛地從極司非而路的兵營向着那兒拖。有幾個堆置好了的沙袋上還搭了涼棚，就像亭子似的，大太陽晒不着他們的腦袋。英軍坐在裏面乘着涼，樣子很悠閒，口中有的還合着一根雪茄煙。

在聖愛娜夜花園的門口，佈置了鐵絲網，荷槍實彈的英軍在那兒把守着。一過了鐵絲網，乘車的人便坐得滿地了，東也堆着行李，西也堆着鋪蓋。賣茶的小販，高叫着，一個銅板一杯，情形很混亂。汗氣與路邊堆置的垃圾的臭氣，直望鼻管裏鑽，可是來往巡行着的英軍，却不管這些，只是鼻子上面多了一個鼻罩。

這人潮一直從滬西車站馬路湧到那邊的極司非而路的交界處，那邊因為是戒嚴的區域，等車的人不能過去，所以比較清靜得多了。估計一下這些逃難的人，至少有一萬人左右。那時正是五點半鐘，京滬車開車的時刻，這些人不用說，是踏上京滬線的了。但不然，待記者走到車站的前面的時候，才知道上午十點半鐘的滬杭車還沒有開出。車站的門口貼出了一張條子，上面寫

普『……上午十點半及下午一點半之滬杭車，頭、二、三等票均已售完……』的字樣；一個車站員站在車站的涼台上，向外面高嚷着：『報告，請大家注意，今天的滬杭車還沒有開出，五點半的京滬車大概要延長時間了！』

記者在車站邊，找了一個買香煙抽的職員，和他談了一息話，才知道從杭州開到上海的車子，在半路出了毛病，因此上海的車子就不能開出了。他告訴記者：『每天規定的是滬杭車開兩次，京滬車開兩次，但是，自開車以來，很少時間是照着規定的，只是什麼時候車子開到，就什麼時候開出了。譬如今天，不單滬杭車錯了時間，恐怕京滬車也要脫班了。』

他說每天搭車的人，滬杭車爲最擁擠。滬杭線多半是到杭州的，然後從杭州轉到內地去。京滬車以到鎮江與到南京的多，每天京滬車兩班，乘客大約有一萬人左右。京滬滬杭兩路車合起來，大約有三萬人的模樣。

記者這時便向他交涉，能否到車站裏或者月台上去走走，但是却給他阻止住了。

從車站旁邊的鐵柵欄中望進去，鐵路的兩邊與月台上也擁滿了人，那是上午十點半鐘購着了票，而未開出的滬杭車的乘客。這時大太陽最辣，坐在鐵路兩邊的人都覺得腦袋在那兒

「抗日」但是態度却非常鎮靜。因爲人太多的原故，鐵軌上也幾乎站着的是人，記者心中想，這時要是有一輛火車從那頭開過來的時候，說不定要發生什麼慘禍了。雖則車站裏的路警，不時地在維持秩序，但也無能爲力。

記者正在這思想時，突然人叢中轟動起來了，原來是兩架日本飛機在天空上軌軌地飛着，看他越飛越近，軌軌的機聲也來得更響亮，這就彷彿像一根針似的刺進了人們的心中。幸而他只從車站上飛過就飛去了，否則，擲下一個蛋（彈）那真是不堪設想。

記者偶然地想起了一个问题，便是乘客等不及時，回去了，而該班的車子却又在夜深開出了上海，乘客因此漏了車，試問乘客所持的該班車票，搭下班車時是否有效。記者問及一個車站職員時，他也無法回答我這個問題。（八月廿七日救亡日報）

三〇 敵機轟炸下的田野生活

「覆巢之下，焉有完卵。」這句含有苦的真理的老古話，好像從來就引不起人們的注意，所以不管國勢如何危殆，外來的侵略如何急，大家還是嘻嘻哈哈，過着麻痺的毫無感覺的生活。

在這場沁滬血戰中，中華民族的生死存亡，已然到了最嚴重的「最後關頭」，時勢的急迫，中國從有史以來恐怕無過于此了。然而，不管敵人的進攻如何危急，後方民衆，仍有許多人在過着麻木不仁的生活，彷彿國家的存亡與自己無關似的。殊不知在日本強盜的侵略屠殺下，他們不僅用各種殺人利器來對付我們那些爲國家民族生存的抗戰將士，同時也將毫不留情地對付一般無武裝的民衆。我們讀了下面一段事實，便應該了解目前我們除了在戰爭中求生存之外，要想苟且偷生，實屬妄想了！

昨日敵機四出轟炸，自上午九時許起，迄下午三時左右爲轟炸最猛烈時期，但我方未受多大損失。本報記者適自大場回來，目覩敵機無的放矢之情形甚詳，爰刊錄如下：

我和紅十字會的視察員張仁浩，坐着一輛汽車，目的是想去看看前方救護隊的救護情形。路線，我們商酌好了，是先到大場，然後再到羅店。

在沒有出發以前，就有許多人告訴我，說敵人的飛機是那樣的慘無人道，看見汽車上懸着紅十字旗幟的，它就迫擊，施放機槍，甚至投炸彈。

同時也有人告訴我，說前天有人想到××部去慰勞，他穿着白帆布的西裝，於是在路上他

給敵機作爲目標，一路追逐，等他到達目的地以後，敵機就在××部附近，投下了幾顆炸彈。

是的，在敵機那種不顧人道的行爲下，做救護工作是相當危險的。但是爲了民族的存亡戰，誰還顧到身家的危險！一批批的救護隊，首尾卸接地到前線去，把我們受傷的忠勇抗戰將士，一個個救到後方來。

在前方做危險的救護工作的，是那樣奮不顧身，我僅是到前方去看看救護情形，又那裏能有什麼顧念！我把這一套白的西裝換了黑色的，於是就帶着興奮的心情，踏上了我們的路程了。路上，我們是受盡了盤詰，中山路口的英國軍士，除了詳細的盤查而外，還看看我們帶着充饑用的麵包和汽水，故意的問我們這是什麼，但是結果我們還是過去了。

出了租界，駛上了空曠的中山路，我舒了一口氣，很愉快的覺得現在是到了自由的土地了！但是到了滬太路，情形就不同了，冷清清的帶着一片恐怖的情緒。警士也蹲在地上，隨時隨地在留心飛過來的飛機。

在顛簸不平的道途上前進，而敵人的飛機也從後面飛來了，飛得很低，一片擾人的軋軋聲，於是我們只得跳下汽車來，隱身在田野間。敵人的飛機在我們頭上翱翔了片刻，過去了。我們再

前進，警士告訴我們，汽車太危險了，容易被當作目標，最好還是步行。但是因為車上有東西，汽車又不好隨便拋棄，我們還是駛上去。這時轟轟之聲起於四野，敵機又在那裏無的放矢，轟炸無辜了。

難民攜着他們不忍捨去的最後傢具，在向上海逃來。有的人頭上頂着綠草，仰着頭在向天空觀望。他們雖然家已被毀了，但是沒有一些抱怨的神色，對日本帝國主義，只是痛恨。一個人對我說：「家炸毀了算什麼！等着吧，日本帝國主義者，轉瞬間，你就要給我們毀滅。我們能復仇，這點小損失算什麼！」是那樣的感憤。民族的怒焰，現在早燃燒了，那些殘酷的舉動，只增加了我們殺敵的決心罷了。

爲了避免有意外損害，當敵機在我們頭上盤旋的時候，我們就跳下車來，伏在田野間，這樣有好幾次。一次，我看見三架敵機在我們頭上，盤旋數次，結果在不遠處，轟的一聲，炸彈是掉下來了。看濃烟的方向，是起在田野間，啊，那心慌意亂的無的放矢！

或許是我們的幸運，因爲躲避飛機，我們的車子是走得那樣慢，未遭波及；因爲到了前面大場的「大場紀念碑」前，我們看見那條路上，剛炸成兩個窟洞，路旁的車子，計公共汽車三輛，小

汽車四五輛，以及其他都炸毀了，餘燼尚存，正發着一縷縷的清烟。

正當憑弔間，敵機又飛來了，我們於是退後繞到一條小溪旁邊，很奇怪的，溪邊的小徑，也居然給日機炸成一個大洞。這個泥洞作了我們最好的掩護物；我們伏在那裏，看敵機轟炸，震人耳鼓的爆炸聲，四處傳來。

因為前面敵機轟炸更烈，我們的汽車不能再前去。同時，大場那裏的紅十字會救護隊又不易尋到，爲了脫離險境起見，我們商量了一下，決定還是開回上海。回來的情形，似乎好一點，但是我們伏在田野裏的次數，也有三四次。

轟炸聲和高射砲聲，互相應和着。

汽車高速率的駛着，我們又回到中山路口了。

駛入了租界，汽車停下來加油，民衆知道我們從前方回來，圍着我們紛紛詢問前方的情形。當他們知道敵機又在轟炸時，他們每個人臉上的青筋都爆起來了，忿怒的情緒，不能言喻。

敵人的飛機，消滅不了我們同仇敵愾的民氣，回來，我這樣欣喜的感覺着。（八月廿四日大

晚報）

三二 僧侶救護隊

由於日帝國主義之兇殘的進攻，使我們全國民衆都有了民族意識的醒覺，如像宏明法師及其僧侶救護隊的組織，便是鐵一般的明證。本來他們因了『看破紅塵』之故，才去作這等『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化外人』，在平時他們是全無心來過問人世間所發生的一切事情的，可是他們而今却很積極地來參加救護工作來了。我們應該了解，他們之所以如此，並不是簡單地發源於『大慈大悲』的佛門教訓，同時是更正確地發源於民族意識的醒覺。

在霞飛路青年中學裏，訪見了一位近乎傳奇式的人物。這人物，不是別人，就是這次在前線服務的救護團體中表現得最英勇最盡職的僧侶救護隊的實際領導者宏明法師。

宏明法師的眞姓名，因為沒有得到他本人同意，暫時還不能發表。但我可以這樣告訴讀者，在『一二八』抗戰時，他是抗日義勇軍團的總指揮。『一二八』結束後，他還任過第二十三軍第二旅旅長。可是在那麼一天，他却突然悟到了自相殘殺的慘酷，他就消極地趕到普渡，遁入了空門數年來，他便一直和古佛青燈作伴，過着佛以清淨爲旨的生活。但可佩的是，他並沒有忘記

一個國民應盡的義務，因此，當這次神聖的民族自衛戰展開，偉大的救亡的時代臨到了他眼前，過去的意識，就在他腦中回復了原來的地位。於是，他便怎麼也不能甘心於沉默了。他自己說：雖然已經放下屠刀，不忍再執屠刀，可是吾佛慈悲爲本，捨身救世的工作，總是分內的事。就這樣，他就又毅然率領了百數十年青的佛徒，勇敢地站到前線來了。

記者和他所談的內容，大體是如下：

最初，我問他發起這救護隊的動機，他是這麼回答：

「做和尚的人，往往容易受人們的輕視，指爲社會的消費者。這原因，一半固由於反宗教者的宣傳，但一半，我們做和尚的，也確是太不想做事。存在這中國和尚腦海中的傳統觀念，似乎做和尚的人，原該是化外的，因此在平時，除了爲人做法事，誦經，以及向人募化以外，從來也不想和社會接觸，替社會做一些益事，那樣，試問社會憑什麼要養活和尚呢？因此，娶人家，尊重和尚，不輕視和尚，糾正從來的不問世事的一切舊觀念，自己從事生產，不依賴社會生存，或者多爲社會服務，實是當前的急務。」

「這次抗戰，舉凡頭腦清醒一點的人，是都知道不可避免的。做和尚的人，雖想苟安，可是

「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國家一旦被滅亡了，那時要苟安，又怎樣能苟安得下？況且，佛教的宗旨，既是「普渡衆生」，當然也不是空話所可奏效。基督教組有紅十字會，道教組有紅卍字會，獨有大慈大悲的佛教，却沒有這救人的組織，仔細想想，實在足夠我們痛心的。因此，戰事一發生，中國佛教會纔決定創辦這僧侶救護隊。

「總之，我們要生存，就得爲社會，爲國家服務，這是天經地義！」

問到僧侶救護隊成立以來的工作情況，他說：

「團員之勇於工作，主要原因自然是仗賴諸位新聞界的鼓勵，其次呢，我們比別人較強的地方，是都沒有家室的牽累。佛經上說：「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這也是促成隊員忠於服務的原因之一。因此，別人不敢去的地方，僧侶救護隊却都敢去。譬如在唐家橋那一戰，敵人到處亂擲炸彈，戰場上已陷入了十分危險的境地，而我們却依舊冒着危險，前去救了許多人回來。

「目前所感到的唯一缺憾，就只是缺乏車輛。我們會向各方再三的商借車輛，但各方都以無法爲對，因此關於這方面，我們甚盼各界能慨予援助。

「從昨日起，車輛總算已由四輛增到八輛，但僅僅八輛車子到最前線去，是依舊不敷應用。

的。

「其次，因為種種的隔膜，救來的傷兵，每有無處可送之感。今天我們自己已設了一所傷兵病院，但那所病院的容量，只數百人，立刻就會被佔滿的。」

「每天晚上，從前線回來，還有一個遺憾是，因為沒有「派司」，法捕房方面常常把我們連入帶車的扣押進捕房，這點，在我們，是感到相當痛苦的。依據日內瓦的規定，救護團體是具有中立性的，希望各方能給我們設法一下。」

問到他個人的未來：「將來你是否預備再進軍隊？」

「暫時，我是不願意再執屠刀了。我從前的部伍，雖曾拍電來要求過我，我也回電拒絕了。不過，國家如果真臨到需要每個人都要上前線去拚的時候，又該是例外。」

最後，當記者起身告辭時，他又告訴我：僧侶救護隊的伙食，是早就省到無可再省的地步了，每天每桌，已只剩一碗蔬菜。但在這樣的情形下，他們却依舊節下了一百多元，預備去購救國公債。希望記者告訴讀者，大家也能自勉一下。至於僧侶救護隊的將來，還預備擴大到全國，可能時，預備動員到十萬以上的和尙。

中國佛教會現在正在倡議組織世界和佛字會，如果這組織能夠實現，僧侶救護隊就將併入世界紅佛字會。（九月七日大晚報）

三二一 電影院與高等華人

在這裏，我們可以看出一班所謂的高等華人，真是別具肝腸；前方健兒正在流血犧牲，一切難民正在流離顛沛，他們却正在「自得其樂」，他們似乎已經忘記自己也是中國人了！我們希望他們有以自覺。

我忠勇衛國的將士們正在流着熱血，與敵人拚殺得緊張的時候，後方忽然鬧起公共娛樂場所——電影院開門的事來。各報曾對這事加以批評，許多愛國的同胞曾爲這事呼號，企圖阻止，因爲這是足以削弱後方民衆對於抗戰的緊張情緒的。那時候，有人估量，凡是中國人辦的電影院，或是中國股本佔多數的電影院，總不致於如此不顧大體，實行開門吧。但是現在終於實行了。某大電影院所以實行開門的緣故，據說是爲了要維持職工生活，但是到底我又聽說是營地產業的若干高等華人在操縱，想維持自己的利益而已。

起先，我的估量，以為即使他在這時候開門，生意也不會好，至少，中國觀衆一定很少，但是，結果，不但生意相當的好，中國觀衆却佔多半數。

那一天，他演的是一張——在廣告上登着的什麼香豔滑稽片。我因為想知道在這時候去看這種影片的中國人是那些什麼人，所以在散戲的時候特地跑去等在牠門口看一看。那天雨下得相當大，從早晨起幾乎沒有停過點。下午四點多鐘，觀衆潮湧似地散出來了，都帶着笑容，使我知道這張香豔滑稽片的效果一定很好。觀衆的人數大約有一千多人，中國人佔多半數，大都是一對一對的情侶，載說載笑，飄飄然似仙的樣子。我聽見有一個男人跟他的女人說：

“I like that lady,”大概是說影片裏的女人。

“Is that so? eh?”女人還好像有點妒意呢。其中有很多人，倒是很關心時事的，腋下或手裏帶着報紙，但是，是什麼……Times……News這類東西。有一對情人因為急於要走到行人道上，去而碰了一個外國人的背——

“Oh sorry.”

“It's alright.”

相與一笑地過了。接着，馬路邊上一輛黃包車因為要搶一個生意，猛然前衝，車梗幾乎碰着了這個男人的頭，他怒了——

“*Damn pig!*” 但是黃包車夫沒有懂，說『啊！』

那時候，使我忽然想起了一次，曾爲了接洽一張影片的事，跟應時兄去見過某大戲院的副經理×君——華人，因爲他說了——*Those damn Chinese* 一句話，大家不歡而散的一回事。深知凡高等華人的心理，已經忘記自己是中國人了。高等華人在外人面前，喜歡表示他不是一個普通人，而是受過洋人教養的特種華人——就是高等華人也近乎是洋人了。所以，他們的舉動，要跟着洋人走，洋人看戲，當然他們也看戲，同時也就覺得中國的國恥，不是他們的恥，中國的國難，不是他們的難，而這次中國對日本的民族自衛抗戰，當然也與他們無關，也許他們還在說——這是 *Those damn Chinese* 的事呢。

我不是在諷刺他們，我不過想指摘他們的變態心理，也就是病態心理，希望他們覺悟，因爲他們的臉色總是黃的，眼珠總是黑的，假使中國亡了，他們就是能說洋話，能看洋報，亡國奴的滋味，還是一樣嘗得到的。（九月二十日救亡日報）

三三 上海戰爭中的生活問題

每日開門七件事的油鹽柴米醬醋茶，都因戰爭的關係而大感缺乏，大覺恐慌，而一般人民的生活，也隨之而大感困難。如果東洋鬼一日不被打退，這問題也就無法解決。因此凡感生活困難的人們，都應了解抗戰的重要。

上海戰爭爆發以後，上海的人們每日在熱烈緊張中生活。人們担心的不是戰爭的殘酷，而是生活的威脅；因為人人都有為正義為民族為國家犧牲的決心，可是戰爭却帶來了生活嚴重的苦難，因此近日的上海市民，除了探聽前方的消息以外，而關於生活的談論也是最主要的話題。

俗語說：『每日開門七件事，油鹽柴米醬醋茶。』在戰時的油鹽柴米，更比平時重要百倍。因此，我來說一些上海戰事發生以後的油鹽柴米醬醋茶的情況。

先說『米』。米是人們生活重要的源泉，在戰爭發生的前一夜，一些有錢人都準備幾月的食糧，因此，米店的生意異常的興隆，而買米的人也異常的擁擠。到戰爭發生以後，米店裏不得不

採取緊急辦法，將店門緊緊的關起，只留一孔，剛剛可以容許一個人的手遞錢進去，讓幾升米遞出來，而且多半只有上午營業，『過時不候』的。同時，買米的數量也有限制，每人最多不能超過一元。可是，每家米店的門口，每日的清晨，門口却像戲院裏開映賣座的片子一樣，擁擠着無數的人，而且，有許多人不要守秩序，你搶我奪，你擁我擠，情形是相當的緊張。

在小菜場的情形，雖然沒有米店的緊張，而空氣比平時的大不相同了。本來，平時的小菜場就是一個熱鬧嘈雜的地方，而在這個時候的小菜場更顯得嘈雜，更顯得紛亂；無論是賣菜的人或買菜的人，臉孔上都現着陰鬱的表情，自然，菜價要比平時高漲幾倍的，本來只有幾個銅板一扎的鷄毛菜，而在這時，却要一毛多錢了。不過，在小菜場裏，只有鷄毛菜、黃豆芽等類菜的生意最為興隆。而肉店的生意却反而清淡，因為在這個非常時期，每一個人不得不採取『緊縮政策』，食肉倒底有一點奢侈，倒不如食菜的好。

柴炭店自戰事發生以後，大都關門大吉了，一方面是本市所存的柴炭甚少，一方面也是柴炭店的老板奇貨可居。因此，這幾天，有很多人家家都發生柴炭恐慌，因為是『有錢無市』。假使有一家柴炭店開門，人們就像潮水一般的湧過來，會『一掃而空』的。

編輯先生：

醬油店裏自上海戰事爆發以後，也採取半開門政策，而顧客却也比平時擁擠。南貨店裏也學醬油店裏榜樣，很少開全面的舖面應市的。自然，價格比平時更高幾倍了。

總之，自從上海戰事爆發以後，每日開門七件事的油鹽柴米醬醋茶，不但是價格飛漲，而很多是有錢無市。此次的戰爭是全面的長期的戰爭，希望政府迅速的設法統制才好。（八月十八日大公報）

三四 一個外國婦人的同情聲

自我們展開了全面抗戰的旗幟以還，國際間對我的同情，豐富得使我們來不及收受。這大概就是公理尚在人間的最明顯的表示。不過，我們對於世界各國執政者的同情，並不想很感激地去接受，因為我們知道這些人的同情是空洞的，是給自己打算的。只有各國的民衆，他們的同情才是真情的流露，才值得我們伸開兩手去接受那種最珍貴的禮物。下面是一封外國婦人給字林西報編者的信，對我國抗戰表示很大的同情。茲特選譯如後，以見世界民衆心理之一般。

來函的意見，都極洽當！

首先請你允許我對於你的讀者來函一欄，表示我的敬意，因為它是很有意義的，並且所有當今天貴報的編輯先生寫到日本字典上的定義，是與其他國家字典上的不同的這句話時，可否請這位先生用鐵錘使勁往釘子冒頭上擊一下，因為這句話實在是再對不過，所謂『言必有中』是也。日本人看他們自己，並不像別國人看他們似的，是凌弱者，吹牛家，不顧信義的造謠者和懦夫。你看他們大卒的飛機在高射砲和驅逐機的射擊中，仍能在高雲之下和那沒有防禦的地面上的難民之上，翱翔自如，不可稱之為勇敢麼？另一方面，孤寂的中國『侵畧軍』（在自己的領土上侵略），在與日本軍巨大的軍力對峙之下，雖然知道死神將降臨到他們的頭上，但仍在百折不撓的抗戰着。呵！你也可以叫他們為勇敢，可愛的飛行員，我向你致禮！一切的便宜，都是在日本那方面了，而且所破壞的，又不是自己的國家。他們有完備的技術化部隊，在陸上和海上甚至在公共租界內作戰；因為楊樹浦和虹口不是公共租界的一部分麼？雖然利用公共租界作戰，對於界內的居民，日海軍當局並不是說『如果你願意，——』而是用死威脅着『如不這樣，便——』的方法，使住在楊樹浦和虹口的美國人，奧國人，比國人，中國人，法國人，德國人，希臘

人，義大利人、俄國人和斯干的那威亞人都從這兩個區域遷出了。

假如我沒有讀錯報紙，則上列的各國人，在沒有通知日當局和取得允許之先，是不能移動分寸的。至於報紙上，像這樣的標題，『對西艦之警告』、『西艦有被襲擊可能』，更是屢見不鮮，這還假設是沒有戰事，而我們還是第三國家的國民哪！我們的國家還叫我們鎮靜，激烈的砲火，已使我們變成懦夫了！可是這還『不是戰爭』，這不是一個極可驚的趣劇麼？

可憐的難民，許多人都自殺了，這是無足驚奇的，要想免除痛苦，這不是惟一的路途麼？可憐的世界，公理在什麼地方呢？公理已被隱蔽這樣久了，日本海相竟在製造這樣可怖的玩笑，『日帝國海軍在任何情勢下，作出與人道相違事，純屬不可想像。』誰能承認他是沒有錯誤的呢？但是又那裏有每一種舉動，都是殘忍、嫉妬（因為嫉妬，所以才攻擊及破壞所有的機關）和怯懦（因為怯懦，所以才利用公共租界和繫在中立國的船隻旁邊作戰）的呢？他們說中國利用紅十字旗和其他旗幟，可是他們沒收西艦的財產和旗幟呢，唔，自然，他們是日本人，所以是可以原諒的！

關於這次衝突，日本惟一誠實的聲明，是日本將擊中國使之屈膝。我是一九零五年來上海

的，我始終不會知道有任何一件舉行，是抬高中國國家的地位，是幫助中國達到她事實上已達到的頂點。日本要中國永在泥土中，永在她膝下，而且她這樣希望着已有很久了！日本對中國是不會同情的，她認中國是她的軟弱的仇敵，所以隨時在破壞着中國，但事實上是不是這樣容易呢！日本現在所對着的乃是一個統一的中國，如幫助中國，不久便會成一個可觀的國家了。日本認中國進步太快了，朋友太多了。可憐的中國，朋友有什麼用處？輿論的援助，僅是輿論而已！你自己最好的朋友，你能幫助你自己，可憐的中國！

上海一婦人上。九月十日，上海。（九月十一日大公報）

三五 國際收容所

這裏我們可以看出國際上對我國此次抗戰的同情；雖然抗戰前途之勝利，是在於我們之努力與堅持，而不在于別人的同情，但就從這些同情聲中，却證明了我們目前是把握着人間的真理與正義，同時也就把握着了抗戰勝利之鎖鑰。

對於我們這被侵略者的民族的抗戰，國際間人士寄於我們的同情的，正不乏其人。抗戰爆

發，上海的第一個急須解決的問題是收容難民。

收容難民的，有上海市救濟會，仁濟堂等團體，接着國際間人士也成立了一個國際救濟會，設收容所於馬斯南路與呂宋路兩處。記者曾經到馬斯南路的一個收容所裏去參觀過：那是在震旦大學後面的一個大操場上，橫直地搭着八個蘆蓆棚，走進去，便是職員的辦公室，一張長條桌邊坐滿了廿幾個男男女女的辦事員，工作緊張，彷彿在開圓桌會議。

簽過字後，就由一位管理員領導着我到各難民棚裏去參觀。在第三號棚裏，住着的難民是比較年老一點的，男女分隔在兩個棚中，不論是夫婦或者是母子，自然未成年的孩子不在其例。一到晚上七時吃過晚飯，男女就不准聚集在一個棚裏了。據那位管理先生向記者表示：『中國的人民，一向家族觀念太深，多半沒有國家觀念，這樣將他們分住開來，使他們的家族觀念減輕，而且習慣着過集團的生活！』

棚裏空氣很新鮮，大概住有兩百個人左右，地下鋪着木板，濕氣並不能上昇，難民就睡在地上，分排着兩邊，中間留着一條走道，物件都另堆在一邊，因此現得很整潔。難民三三兩兩地坐在一起，談笑自若，並不現得痛苦的样子。有的是一家，老老小小的聚集在一起，令人想起天倫之樂。

管理先生說：『把他們分住在兩個地方，不能整日在一起，每天見面，就顯得更親密了！』

三號難民棚與四五六七號棚，相隔十幾步模樣，小道上生滿青草，兩三個壯丁，把路上的輾向兩邊掃。在難民棚門口，蹲着四五個孩子在那兒玩『彈子』。那邊五六七號草棚的背後，幾株梧桐樹襯托着，此情此景，彷彿走進一個鄉村中了。

三號棚的旁邊，是廚房間，幾個壯丁正在忙着伙食的問題。一大竹籃的肉，放在一邊，香氣沖進了記者的鼻子，引起了記者的好奇。

『這些肉是不是給你們吃的？』我問難民。『對的，是給我們吃的，每隔三天，我們便有一塊肉吃！』模樣兒很神氣。

那位管理先生便告訴記者：『這裏有難民一千八百多人，每人每月的伙食費，預定的是四元，但是現在有多下來的，所以每隔三天，難民們便有一塊肉吃了！』

走過了廚房，便是理髮處與洗澡間。有兩個難民在那兒剃頭，剃頭匠也是其中的難民。洗澡間裏嘩啦啦的水聲音響着。這些難民，每人每隔一天就得洗澡一次。

五六號棚裏是壯丁住的，棚裏四壁都貼滿了標語。七號棚裏空着一大塊地方，本來是要繼

續收容難民的，但是現在要留給難民的孩子們做教室了，他們即將施行教育。

管理先生們語記者，這裏的難民們，都得要工作，婦女們即將爲前綫的戰士們縫製寒衣。

走出國際收容所的大門，記者心中想，要是好好地將這些難民組織起來，簡直比砲火的力量還要來得大。（九月十七日救亡日報）

#6

721014

6 / 19000

721014

版 權 所 有

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出版

實

分售處

發行所

國幣三角

五洲書報社

上海及各埠

生活書店

上海四馬路中市

亞東圖書館